

溫州市圖書館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墓誌銘

鄭仲酉墓誌銘

初折而遂何必不汝退之介甫鄉先生有此可歎也



讀

君姓鄭氏諱噩字仲酉温州平陽人曾祖瓊祖榛父躬故皆不仕君中進士第為台州天台縣尉婺州武義縣丞臨江軍錄事參軍知其軍新淦縣淳熙十一年十二月初六日卒年五十六君治獄察辨而堅明保義郎孟友諒有妻趙又挑寡婦茅以居如二妻茅之男其夫李之子也畜於友諒以病而殞茅告趙謂為謀殺之也掠治不勝痛自誣服將抵死君訊知其冤與一郡官吏爭論累月趙卒得不死有僧惠果愬范模者曰模善為騙吾攜疏乞錢而模使其徒黃文昌致吾空寺中偽出姓名謬多題施因數取錢物酒食以相報設今巨費矣然無左驗有可疑之君令益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取紙雜問模他事徐視其答則有與題施之字同者數十  
鞠之果模與文昌謀改筆易書以詐之也遂伏罪新淦素  
大縣誅責厚往往失施置累令坐不良去吏部勝闕於亭  
甚久人莫敢當君歎曰吾欲無待闕而畏其難可乎單馬  
之縣盡疏邑病陳義引古以撼諸使使稍爲動得頗有蠲  
損既不迫於期會然後調柔其嚚者以寡訟矯強其愿者  
以趨學三年之間縣以大治聲流江西諸使會當薦者君  
爲首君積與守不相下守怒中君以法賴諸使緩之而君  
亦已先遇疾遂卒官下更十二年慶元二年十一月二十  
三日其子益朋壽朋始葬君於縣金舟鄉斜溪山夫人陳  
氏先卒女嫁承信郎李韶進士林某林某余昔識君於武  
義武義小邑沙澍井落盡目前也而君偉然長大步止如  
山旦出治事不過食頃輒閑靜終日余時氣盛未甚涉事

私竊奇愛君訥如此人便當勒功建侯勤勞國家不應於  
此置之也其時天子方綜名實修政事親拔材能士不以  
次用之君間至行在封上數千言天子爲下其書使第其  
可行者條上之而其人尤用事人謂君幸一見富貴且來  
矣君笑不應後五六年始用格改官人又謂君已了近時  
所謂債縣者正復平進未失晚遇也而君又已死然則人  
之私願其然者命固不與之合又况君負氣節必行意終  
不以勢撓而從也則命雖不能如君志亦何必深咎也哉  
余一夕宿菱道廡夜參半回風飛雪曹曹就寐忽有列炬  
聲稍譁啟門則君自縣走視余相對熒然俄曰被郡檄明  
當至某處復揖歸其舍雪益急比曉沒井幹矣人怪此縣  
丞竟夜行雪中何也今余老不自立辱君知坐念太息壽  
朋來諗葬故乃銘之曰

嗟仲酉身實大智又過諸兩不就將掩焉銘殆播歟慶元二年十月十八日

彭子復墓誌銘

士多以意爲善鮮以力爲善也誠得其意聖賢何遠如意之而未至焉遂又以意爲力也則善非其善窒其材枉其德矣今夫意之者如望遠焉目之所至身可至乎天下之理備矣尺度按之規矩占之若稱物然斤石之差必以其力不可誣也以力從意不以意爲力力所不及聖賢猶捨諸力之所及則材爲實材德爲實德矣初子復能勝冠東南之學起昔之宿聞腐見皆已遜散剝剝奇論新說忽焉交列橫布士之研聰滌明澄氣養質精意所獲自爲深微奚翅家堯舜而身孔顏也哉其一時師友盛矣而子復又最先周旋其間其聞之早矣然而子復知爲善之難非同

此心論學與夫子於  
近可以不取悟學

聲趨和之所能至也故不敢以意之爲是而獨以力之能者試之常左經而右律目驗而耳覈考實以任重先難以致遠非其心之所通雖誠聞之不苟從也非其行之所至雖審知之猶憚置之其修身使奢者嗇其治民使煩者理朝廷不養交鄉黨不合譽侃然求其是而已嗟夫不同其所趨而不異其所合宜少於其意而致多於其事徒辛苦於所難而不敢安樂於所易也何子復之用心勤行之篤哉昔孔子謂無能一日用其力於仁而又曰未見力不足者然則以力而不以意豈古人亦以爲難也子復姓彭氏名仲剛温州平陽人曾祖迴祖宗盛父汝礪贈承議郎初任婺州金華縣主簿曰古人先正名主簿者主其簿籍云爾今簿籍多廢絕何以名官乃求得四牋帳校其差謬類爲數百冊藏焉衢州大水上司令子復覆視而後賑子復

請曰衢水高者出屋危殺稼溺人行道共知既再檢實矣猶往覆視者防吏之欺將使民實得食也然恐待覆視而民不食死矣上司感其言卽出米恣子復所爲民賴以活移台州臨海縣令均其民之力役圖縣鄉之地幾都幾保合爲大圖地之所有皆物數之有獻鄉圖者子復曰善猶有遺其人曰無子復指曰某處嶺也嶺邊某乙居之某地有松林水步今忘之矣其人大驚不知子復何以能知之也由是扶羸整壞以就堅新盡爲他令所不能爲者立縣廨且百楹子復聽民訟甚察然不自以爲明每諭之曰雖訟而直所屈多矣民愛信之忿鬪衰止至今言治臨海者推子復云提點鑄錢將薦子復使之買鉛冀以職事相涉子復辭曰鉛非所產也提點刑獄薦得審察子復徑參吏部授兩浙運司物斛官而去近臣累言落州縣可惜始召

爲詳定一司勅令所刪定官遷國子監丞子復終日坐局治其細碎多所更定後皆爲故實貴人弗善也遂坐考進士與知舉力爭而罷久乃知全州時詹元善陳君舉任總漕事首爲減月椿錢十三四子復又自減郡之凡費然後戢預借寬省限商稅止取正錢帶納者蠲其大半輸租得自槩量無斛面吏之一切聚斂畧皆不用乃擇其耆老學行俾師長其子弟而親執經講說其中曰此古人所以富庶而教之也未幾承議卒民哭扶其柩至境外數十里曰何時復此太守乎服除知濠州未行紹熙五年明越大飢特令提舉浙東常平蓋於是將用子復矣命下八月庚戌以病不起聞年五十二官至朝請郎娶王氏封安人子曰源將仕郎曰淳曰濂女嫁從事郎新徽州歙縣丞林士裕進士林居易其二尙幼慶元二年四月丙辰葬金舟鄉將

軍陳灣嗚呼以子復行事考之豈所謂力不及歟然則不  
得盡其材而死者非力也銘曰

孰爲任重累銖而稱孰爲道遠積步而行始士終聖級舉  
階升古人之學遠矣難明子復之志匪騰匪騫力其所難  
不以意言彼用者天彼成者年撫其已然歛銘此篇慶元  
三年□月□□日撰

前年編字極平實而苦於言之太略未敢移乃力挽千鈞

○宋武翼郎新製造御前軍器所監造官邵君墓誌銘  
自名司顯吏之外碎曹徯局無不因人廢興其職任雖卑  
近而倖門弊穴更爲深遠而難治傲胥豪客之所噬攫官  
人徒縮氣肯首反得善譽奮而自爲未嘗無禍也君之子  
持正爲余言君監岱山鹽場時事曰場監至賤也走書乞  
索日至州縣將有土木之事或備借夫力上司拋買提刑  
司所謂五分頭子皆於此乎取提鹽及州縣吏每年帳例

緡錢千餘他所須求尙不預舊常使甲頭持狀名借於官  
謂之請本煎鹽實尅亭戶錢以應諸費君初到受前官牒  
亭戶借欠錢至六千百餘萬曰已豁其半矣昔吾受牒蓋  
不止此君大驚曰鹽買可足耶陰白於州爲從上遏絕者  
盡罷蠲之痛抑諸費甚不可免則買鹽有餘錢足以當矣  
久之亭戶爭煮鹽中官君爲益買零鹽隨稱輕重得錢增  
十八九右曹上其最進官者再焉君又禱提鹽除紹興年  
借欠亦且千萬自是亭民不復笞訊始著新衣置家具君  
亦治敖庾飾公廨內外堅好矣岱山在明州昌國縣大海  
際居者數千君直其爭訟島聚歡服不干守令曰自有岱  
山場未有也吏與甲頭故爲借狀者方大怨君竟訟君妄  
用鹽本錢有司考君一任無借狀用四百餘萬雖買鹽之  
餘蓋本錢也君無以解笑曰法當是奈何惟處置耳太守

極諒君無私得免然瀕於罪矣世常曰仕不舉職爲可媿然而有人之過有法之患夫法不爲人計也所以待有罪而已世不獨貪情不材而後得罪於法也廉善有能亦未免焉人之情無以勸而法有所待則雖名司顯吏將畏悔而不勇爲者多矣况如君者亦幸而免爾而猶勇爲之夫合碎曹徯局之事無一不治而後得稱治其治之難如此然則余於君之事所以載之詳者非以君能監一鹽場爲可傳也嗟夫君諱叔豹字隱甫姓邵氏温州平陽人曾祖膺祖錫父倬贈忠訓郎君有逸氣通識從進士試不中募造戰船補官監吉州龍泉縣酒稅恥之不赴後數年乃監光化軍酒稅軍無苗額惟視酒稅耗登十官九稱乏以爲常君既足郡經用又賑流民之來食者去且二十年余友王道父爲守其人陳某計有某利曰往邵監稅能之後不

能也又監鎮江府榷貨務都茶場門總領使專酒事賴君材欲倍賣辭曰某之於麴蘖無異故不欺而已矣日增月長可也驟倍之使市皆化飲他日無以見爲士者矣君不幸埋沒鄙事然其剛難屈其正難狎所遇多敬禮之蓋亦有所蓄而然也既脫岱山得監造御前軍器不及上紹熙五年六月十五日卒年六十八十二月甲戌葬尙仁原娶周氏封安人子持正持志女嫁林杓先卒次嫁朱至幼與浮屠爲尼持正有籍春官工文詞用君遺恩調監台州路橋酒諱弗肯稱手敘君行告曰始父常自課薪米使持正學於先生今之爲先人榮者其不在此也銘曰

可俎豆也而下夷可蔭覆也有杖之猶有可傳僅毫絲若又泯泯當語誰慶元三年八月口日

沈元誠墓誌銘

叔沈鬱

古之所謂一鄉一國之善士者以其德限之而云也後之所謂一鄉一國之善士者亦以其德限之乎未可知也夫士毀簷隈巷敗衣縷褐耳然而專爲善之責將以公天下準後世其止於一鄉一國尙不能傳而遠也不然則夷惠之流孔氏之門人何以垂稱焉及其後也士以位爲善位之貴可以達於天下後世而善之利始可以著於天下後世位所不達則士怠於自修而苟且以求安雖一鄉而已者一國而已者猶病其乏也況不止一鄉一國乎就其不止一鄉一國而世無孔子孟子復無以定其論於是高下之疑誠僞之雜蕙穎將爲幹實膚脆將爲堅成譬之物焉春種之不待秋而穫也嗚呼不限於德而限於位使士不能如古人者其勢之然哉温之瑞安縣有士曰沈君諱大經字元誠余不知其一鄉一國之善歟抑不止一鄉一國

者歟余見其躬爲善之責甚專位雖不達而欲著爲善之利甚勤自君從父躬行兄大廉本誠居敬尊紹絕學君閱而懋之通物以性成身以行應事以理博書環傳皆究端極曲文短句亦中程律瑞安稱多士君獨爲前輩宿老慰寵後進有所裁正無不服從在家肅如也妻子族人化而不慢矣初入太學司業博士皆傾下之已而用累舉授漳浦縣主簿有故人爲其郡太守過君門請與俱行君不得辭至未幾求監南嶽廟而歸紹熙二年正月辛酉卒其十月某日葬來暮鄉余與山君旣重其縣人縣將有大慮必待君而後決君同其疾患時其闕蠹起而謀諸新廟學補荒年修地利設水險備欠政故今盜奪於海者自屏不近縣米賈歲來自海南米不大踊復石崗斗門濬九鄉河渠年以不侵皆君所建畫也雖古人自求於窮約者不必盡



著爲善之利然而君能專爲善之責操其實柄而庶幾毫髮之可以及人其不怠於自修而苟且以求安審矣曾王父曰惟欽王父曰度父曰夷行孺人項氏先君卒子曰上達中孚曰三畏早卒壻曰林尙友項迪孫男彌尊彌章彌高彌堅彌邵餘未名孫女嫁章學詩上達請余銘君之墓六年矣嗚呼君之善止一鄉乎鄉人銘之可也何必其子孫不止一鄉乎當有達者記之矣予不肖敢辭也上達固以請銘曰

西峴原南堤宅伊沈夫子之德惟其鄉之傳耶非松非柏慶元三年□月□日

奉議郎鄭公墓誌銘

莆人鄭洙言曰先人歿於乾道壬辰葬用淳熙甲午惟先友莆一二賢大夫也不敢銘誨洙曰必別求賢有文者洙

也不肖不足以得懷疑重請延佇于今二十六年矣懼老且死不能振幽芳昭遺緒豈惟不肖又抱不孝之罪以殞吾子縱不勝任勉矣筆之也按洙狀鄭氏自太府卿露徙莆南湖露之孫曰大中大夫敖生五子各以其居自別爲祖由敖之子司門郎準三世而爲君之曾祖曰亞卿祖曰資深父曰安正君諱耕老字穀叔幼孤母林氏有專行切切課君從三兄學曰余婦人汝欺余易耳欺場屋難也君兄弟益自力鄉論多甲乙送之至再舉三子云中進士第主福州懷安縣簿而林氏卒喪除歎曰祿不逮親矣求仕何爲復居廬二年親戚故人強起之調温州法曹守故用常平錢物君不聽忤守意又欲捨去其友知旁郡固止之教授明州學四明白女真焚蕩士之學學之地陋弗理君爲講說科舉之外者更營學區取田以供鄉飲費侍從薦

君通經術甚衆。召見奏事，明辨孝宗悅，親筆用爲國子監主簿。於是執政患職事官多待闕，失職以君添差福建安撫司，機宜文字滿秩，不朝集，遂歸南陂，移梅種竹，終焉。始君雖捷應舉，已厭聲律浮靡，讀詩周易，洪範中庸及論語孟子，味其深微，皆有訓釋，著仁義禮樂，扶中截流等論，推明聖人之道，歸於中正，不偏常行，不厭而佛者，以寂默無爲亂之。此性命道德之蠹也。常撫書語，其子曰：時不我知，我死若藏此書南陂上而已。榮利澹無與，既喪母，宦進尤薄。每曰：吾心方神，遲習險履，巖余所畏也。林氏墓有小精廬，南陂木蘭溪有草堂堂，南有沂春亭，舞雩臺，君所常往來也。具舟楫，琴書，晴光月夕，不從賓御，夷猶溪上，忘其近遠。溪北野農，常吹簫擊鼓，送迎之。莆多大儒名士，皆君輩行，上下相善甚，其間相踵爲輔相，然不以身之進退望焉。

蓋六經孔氏之學，通於天下，而人之心，知耳目有淺深之殊，百有餘年以來，士雖以其深者自命，而世之好惡趣舍，猶不能盡合也。故妙已而粗物，譁僞而毀真，方並逐於末流，以斲敗本學矣。惟不必于用者，知自重，不急於教者，知自樂，自重則嚴己，自樂則恕人。余以洙所次君事及其書考之，君學爲用而不求用，可以教而不教，退靜多而進動少，未嘗違世而世莫之同也。昔孔子謂顏淵舍之則藏，曾皙曰：異三子者之撰，聖賢之遺意，庶幾乎君之卒年六十五矣。其葬在文賦里東山，娶林氏，二子炳洙，女嫁朱審度。銘曰：

南陂之書，今故存兮。溪北鼓簫，後可聞兮。慶元三年十月□日

宋鄒卿墓誌銘

九心文集卷之十五  
九  
君姓宋氏諱希孟字鄒卿温州平陽人曾祖廕祖槩父之時慶元二年十月癸丑卒年八十三明年正月葬瑞安縣長山娶徐氏子長曰伯廉幼曰彌大曰直大成大曰淳屠義天皆先卒女嫁葉浩孫男女十二人浩以君行語余曰翁一生姓名不懸符牒足趾不履官府僧臥四十年常坐惟一曲繩床怠則假寐終不易坐床題夏簷柱黑白成坎今其處存焉其於己恥而不縱其於人厚而不議敬妻如賓役僮如倩以爭爲殘以吝爲賊靜而生明慮而先驗其疾不痛其死不亂蓋性有樂地身有常德質合道器合仁不教而自至也凡書籍所載問學所講其道心人欲出入不常操揉磨治乃克底善故其爲文義反復而可傳又所謂逸民隱德者亦必苦身勞力晝研暮蹟求志達道不捨晷刻使夫人以爲是可以振暴於當世而尙闕然隱沒不

能足也然則矯惡而進善援顯以明隱古今之故旣皆若此矣今翁全乎天得之成資而安乎畎畝之至順無持乎生存之學而無勦乎死滅之名是以親戚故人之外鮮有知者其知者猶曰是固田里之善而天民之常爾余聞而矍然嗟乎余之後夫子也前掩而後覆補敗而扶傷俛俛焉雜乎善惡而役乎名實也如泥中之跡焉徒示其跌而已矣其不得爲田里之善天民之常審哉銘曰

涓心之成其行不傾以不膠乎死生慶元四年□月□日

承事郎致仕黃君墓誌銘

君姓黃氏諱正己字聖與温州平陽人始名千乘而字建侯自言夢有錫以今名者因併字更之然相謂君者猶曰建侯云曾祖賁祖涓父邈紹興中爲太學生宣宗慶元八年以恩補迪功郎君自少時順悌長老無違行雖已肅文

尤巽抑常稱善掩惡退在人後遇後生有教諫亦諷道宛  
轉不令失色詞嘗不幸有意外事素不樂者乘時擠君君  
不憾待之如平日其黨後有急君勇赴之力爲盡擠者慙  
服人以是愛信號長者家故貧迪功粗給衣食君環視無  
幾何歎曰富貴有命吾自度不能益矣然可復損於今乎  
約齋凡用至鮭菜細瑣往往人不能堪然客至輒具酒食  
中禮或一日忽倒囊與人錢不吝也族人昆弟時節集處  
君未嘗不先赴抵掌極論大笑爲樂有未至者聞笑聲曰  
是建侯兄在耶皆倒屣准恐後因相與竟日不忍去蓋雍  
穆之助也君本有當世志既無所遇合而其子擢進士第  
三人君謂曰吾疇昔所願不過平進一官而止然而終不  
可得今汝迺得高第又平進所願而不得者汝兼二滋幸  
矣然立朝有義臨民有政自今汝謹聽吾預告汝因每事

爲節度授之間則浮舟散策獨到山海孤絕處忘其返焉  
嘉泰三年郊祀禮成封承事郎故人親戚爭酌以壽君君  
意在自喜曰自吾祖垂三百年仕蓋有榮其先者吾何德  
乃獨身被之顧老不足爲善將無以報國而死奈何開禧  
元年君疾且革不亂語不及身後五月二十四日卒年七  
十五再娶皆林氏封孺人子男中承議郎著作佐郎兼資  
善堂小學教授女嫁同邑進士薛仍孫男三曰遲孫還孫  
近孫明年三月壬午中葬君於馬奧山迪功墓右崗惟君  
幽潛私淑報以其子而中方佐太史氏掌教元子嚮用矣  
當大列鼎養君也而不少須以死銘曰

種之炊之有實其餽熟而食之孔美且馥亦旣難老可以  
期耄紀辭于泉君子是悼開禧二年正月□□日

朝奉大夫致仕黃公墓誌銘

越新昌黃公諱仁靜字仲山其先婺徙也會祖朴祖巽父  
惠之公累封朝奉大夫賜服金紫年八十七開禧元年八  
月乙丑卒十二月庚申葬孟塘石冢山北麓娶沈氏繼室  
潘氏皆封宜人子男六度朝散大夫直寶文閣主管建寧  
府武夷山冲佑觀庶庚宜州文學廡從事郎湖州長興縣  
主簿庭迪功郎池州州學教授士隆太學生子女二壻奉  
議郎知婺州東陽縣韓墨卿宣教郎知慶元府鄞縣周之  
瑞而庶士隆及嫁墨卿者先已卒孫男十二邁迪功郎鎮  
江府司戶參軍章鄉貢進士遵準迪功郎饒州司戶參軍  
覃帝申餘未名而邁遵皆早卒孫女九壻文林郎常州軍  
事推官周南文林郎武昌軍節度推官求瀆從事郎婺州  
觀察推官王棐將仕郎陳錫餘未行曾孫男七女一皆未  
亂也黃氏越之聞家而公越之君子也少爲士家未充米

鹽旦夕急公求所以逸其親者百方督課以身先之未久  
有田二十頃公以爲如是不已則以財自沒矣于是諸子  
出師入友交勸以學而度中進士第公喜曰吾雖未耄老  
然天其畀吾休乎遂營隱居沃州之尾孟塘之山以某夫  
人年高多疾臥起須公尙未決去也及某夫人歿終喪松  
柏迷道庭花合圍公著山人衣曳杖挾書行吟賓送煙月  
於林蔭中凡故疇新畎廩假進退抱孫長息婚嫁有無皆  
落莫恍惚若夢中事唯聞名勝士欣然邀至共食啖麵羹  
苦薇爲語儒佛二氏所以離合者自言見性命真處如水  
中鹽味非無非有其說深美陳君舉來游經年常縱論夜  
分君舉名善辯不能窮詰而畏之曰此非由師授而得也  
至于天性曠達不作疑吝推己利人不自封殖無顏色之  
悅而人譽其德無市井之惠而人懷其恩蓋其中之信於

人也方度宦浙東西公來不過三月為御史諫官事有當言言有難盡微婉順導冀必感發前後援親以請至八九輒不聽最後命使守泉復固辭天子知公實老矣乃自顯謨進直寶文閣許以養公君臣父子之際人又以為難焉蓋自癸未至乙丑四十餘年公子孫屢以文字起庭既釋褐公疾始侵呼章語之曰汝知吾樂乎章對不知也曰夫除世俗龔事易斷細微精想難吾用力於此久矣然葉落枝生不知其幾今真斷矣故樂也臨絕視度而笑度指其心曰得非能於此洞然乎公應曰然遂歿銘曰昔君之來兮友茲山而誰儔今君之去兮邈茲山乎何求其風疏疏其月皎皎彼蔚者藏不尙有詔

○司農卿湖廣總領詹公墓誌銘

此碑用志之文全敘史記大略以稍多字所不及特歌陽耳

公姓詹氏諱體仁字元善初後其舅張氏既復為詹氏詹

學史記

墓寫

氏之先有自光州固始家于建武夷者其後別居江浙皆本武夷而公為浦城人曾祖某祖某父某少有異材鄉舉第一授贛州信豐縣尉見張忠獻公論滅虜祕計忠獻壯之辟為屬以公贈朝奉大夫公始冠第進士大夫死錢塘與柩俱返哀動行路未幾張氏祖亦死仲舅童孺不勝喪公服重治家事教舅有立人無異言調饒州浮梁尉郡以公屢獲盜欲奏其賞謝不就為湖州歸安丞會張氏祖母死終喪為泉州晉江丞公穎邁特立在下僚氣順言正喜因事開說以便民上官不以氣類離合常敬聽梁丞相薦於朝召授太學錄遷博士于時學官號天下選講學得人

之盛後以為不可及公居間前後四年功最多遷太常博士高宗方定謚或謂宜稱堯宗公言於古無據謂比殷高宗謚改高後為少卿謚孝宗亦公所定議者皆厭服從之

學史記

遷丞攝郎金部提舉浙西常平除左曹郎湖廣總領逃卒  
千人入大治因鐵鑄錢亂幣法劫掠爲變公謂諸司宜速  
討曰此去京師千餘里上請須報賊計行也於是羣黨亟  
壞人不知警就遷司農少卿召爲太常少卿光宗疾省重  
華不以時中外駭懼或瘖不出語公深陳父子至恩激發  
廷臣使交疏迭諫用意尤苦永阜陵當復土公言本營思  
陵非高爽地自思而西勢益卑下非所以安神靈也宰相  
不聽公爭之力遷太府卿卽請外除直龍圖閣知福州歲  
餘時論浸異言者遂以爭山陵事爲公罪罷凡八年徙屋  
茗雪翫惕水石誦讀悠然復龍圖知靜江府始至勞農觀  
田器公曰是薄而小不足盡地力且無溝畎何以行水乃  
更造農具取水法物別爲圖授之移知鄂州除司農卿再  
爲湖廣總領公恩在鄂師戍卒遲公來合兩手曰復得吾

此等皆小心不及拂欲安  
病至太多下天凡如和和  
乃亦死

父矣蓋儒者之政歸於正已厚下而已世吏所以便文自  
用者雖善弗錄也爲民利無不舉爲民害無不去以其下  
爲當捐無不與以其上爲不當取無不革也故公於浙西  
開漕渠浚練湖置斗門以備水旱特散鹽本錢數萬以業  
亭民湖廣幣輕出百萬權其價而放諸州積欠亦百餘萬  
諸屯累重者增券給之簸腐糴新士食好米又與鄂州運  
司同築武昌萬金隄福州之僧坊以賂易主者差其直有  
常數公一徹去其在桂則十縣之稅錢爲閣一萬四千雜  
稅朱膠爲除八千大凡州縣之以用乏告以賦重請皆立  
應無留也人或疑公且空有司之藏爲百姓地矣而公之  
財常源源暴暴如泉湧山聚此又世吏所難測也公立朝  
察消長觀會通勸發善意助達陽德於人材治道開闔明  
晦密扶顯相功效十數顧難以言傳也自趙丞相去士久

失職公率同志請於周丞相反覆極論責以變通之理因  
 疏納知名者三十餘人周丞相不能用然其後亦多所收  
 擢公之力也時邊事方且暮急而公已病猶懇懇調護兵  
 民杜塞希意迎和者朝廷既召公歸遂以開禧二年二月  
 二日卒年六十四矣武昌之人如喪所親號泣送之夫人  
 吳氏聶氏先公卒復娶沈氏皆封恭人五子端愿從事郎  
 端慈迪功郎端直將仕郎端方端靖四年某月某日葬于  
 某縣某鄉某所公少從建安朱公學得其指要已而徧觀  
 諸書博求百家融會通浹天文地理象數異書無不該極  
 每陋巷斐几茗飲冷落或窮游縱觀觴行淋漓輒為人講  
 說本末條暢眉疎目明照坐奕奕夜闌燭盡聽者忘疲著  
 象數總義若干卷某集若干卷始公之後張氏詹氏諸兄  
 蚤世而貧公養視弟鼎買田宅具婚嫁女為官人妻既還

墓寫

詹氏經營二家如一日至於弔死卹孤無疎戚貴賤有無  
 共之信矣其篤厚君子也余觀公在朝有可以致高位之  
 時屢矣而義不苟取嘗與同僚燕語顧余而歎曰吾等善  
 自立須子一好墓銘而已悲夫余之卒銘公也耶銘曰  
 約步則履殆無奇行恢疎偉人難中準繩莫求廣居陋者  
 則然大德不踰公其有焉相彼豪雄竭海摧嶽又粹以縻  
 金鍊玉琢匪質偶成以學故能既超既騰靡公靡卿噫嘻  
 古人用豈必盡我銘此詩哀而勿愠

林伯和墓誌銘

伯和為心海友故言之痛切如此未一及好愛為學又未可  
 拘語何可無哀以思也

伯和林氏名鼎一字元秀台州黃巖人曾祖實祖灝父興  
 祥贈宣義郎妣戴氏宜人宣義少貧業行賈同賈分獲籌  
 錢竟權飲乃去宣義徐覆之誤多若干追還於塗同賈殊  
 惘然曰我媿君矣復權飲而別宜人亦重義不吝夫婦義



合鄰女將字而孤養視如己子擇對嫁之其人父母事終身蓋宣義年八十四宜人年八十二而卒伯和以進士起主明州奉化縣簿定海縣丞知福州侯官縣通判筠州未行紹熙三年七月庚午卒年四十九在定海郡令受租輸伯和縱民自槩量吏爭曰數不足當俱坐伯和故行之卒無欠在侯官方視印吏言無以解板帳請逮逋戶伯和曰吾未曉也榜盡三日約民量自欠輸十之二過是當考實均限民爭輸不失期因盡閱邑目得其要戒吏旁立待命而已無得預理欠迄伯和去無以逋稅受笞者石門鄉田頃五十七畝受米二斗六升太平興國中民田在外鄉者輸其鄉紹興經界曰此本鄉稅也由是比他鄉倍六七民不堪重伯和白帥特免和糴折變及餘科配鄉賴以蘇侯官之俗淳伯和靜撫之民服教令木陰滿庭終日寂寂無

復訟者然不以聲色徇上官奉化時有中貴人過境上令使攝尉以雜戲逐之百里外伯和笑曰吾性不好戲且畧吾地無以逐爲也竟不逐定海時富人用本路常平使籍傲不受役伯和役之如令常平檄使改役伯和曰私產可公檄乎不許常平捕其曹吏幾盡將爲名以劾會其罷而止侯官時刑獄使武吏素不相得擒縣胥移問怒拍案聲出廳屋伯和徐答報不能屈滋怒一日突入縣慮囚值其獄空而去既復以告帥使加罪帥疑之以物色訪求民譽伯和不容口乃已初余年未冠識伯和兄弟勇不自抑數爲言古人之道或顯或晦當世之學有是有非伯和喜游日以親因又識宣義質實老人厚而不踰披心語口可背面察也宜人尤淑善聽夫子所爲家事貧而理賓友往來門內和樂余每歎其父母兄弟能如是足尙矣其後伯和

出仕行其所知敢決不回一家皆自戢助伯和爲善聲實  
充滿人謂伯和於官無不宜也旣而宜人卒長子仲履天  
伯和與宣義仍相繼卒棺槨復榮門戶更仆起垂二十年  
次子仲謙始用伯和遺恩補迪功郎授隆興府司戶長女  
嫁修職郎新添差吉州司戶趙崇賢次許嫁通仕郎木浩  
次未嫁幼先死然則以伯和之行事觀林氏之盛衰所以  
蹶而復振者其皆安命而恃義之驗耶始伯和之夫人杜  
氏以紹熙四年九月甲申葬伯和于善化鄉樟槿山而銘  
未立叔和及仲謙屢以請余病且老念昔語伯和今退墮  
幾何矣而仲謙文詞奔放橫逸學進而未已其還以余之  
語伯和者教戒余也顧余老可捨也已嗚呼可以悼余之  
衰而伯和不死矣故併敘而銘銘曰  
旣爲鼎沒何所濯纓之歌悲復苦不爲棟摧焉之伐木之

音哀以思

翁誠之墓誌銘

公姓翁氏諱忱字誠之温州樂清人曾祖某祖某父某公  
貌方神清正其色詞無一毫假與人意人亦以公爲不可  
冀幸見之者必慮而後言擇而後求未嘗敢輒以非義干  
也然或退而窺公之私於家人父子朋友之倫油翼粹美  
意細而情親篤厚甚矣學不名一家事物之義理深約精  
盡文字重密有周漢體詩尤得句律讀之者如在廟朝聽  
韶濩之音金石之聲非山澤之癯所能爲也少有大志自  
閭閻隱疾田野久困上膺人主祕及宮掖皆欲盡言而不  
忌誠使得行其意不得乎其言則不止不得乎其職則不  
進也公之平生可考見者如此然則不足爲名士賢大夫  
乎中進士第歷明州慈溪縣尉邵州邵陽縣令知岳州巴

陵縣通判郴州官累朝奉郎公既不求知于人人亦無能  
知公者至其造意廣遠據經堅決寄諷于草木託興于亭  
傳人多憚而不能回也開禧元年十二月七日卒於郴州  
年六十九夫人張氏二子中行先卒中立將仕郎三女長  
嫁進士包某次嫁文林郎嚴州分水縣令馮遇遇死再嫁  
進士何某又次嫁進士陳某孫男女各一人三年十一月  
十三日葬永嘉縣秀峯山附其先人焉於是同年生龍泉  
葉某與爲銘銘曰  
嗚呼誠之嚶嚶乎繩繩乎不伎不求歸全其生乎不從古  
人於九京乎

夫人薛氏墓誌銘

非有深意而只好在篇

胡序少賓夫人曰薛氏起居舍人徽言之女二家永嘉望  
姓世相婚姻少賓於夫人實內外兄弟夫人之弟常州君

博習綜練號有管葛事業天下所謂薛士隆者而少賓通  
達沈雄特自期負厚甚與士隆取舍畧不盡同也年且五  
十猶未有仕宦意夫人助之掃一室時臥起飲食而已人  
疑少賓內富樂故不輕出不知其貧也少賓監湖州酒庫  
卒官家益空夫人治如平日不使其子問有無已而子宗  
子守相次登進士第以能文有學爲名士師友必於四方  
在家如處子里巷人不識面未嘗謁州縣也又不幸皆先  
死夫人雖悲不以亂志最後幼子定得試禮部而夫人卒  
年八十嘉定元年正月晦日也其四月朔附于永嘉縣吹  
臺鄉少賓之墓夫人五子曰寅亦早夭葬夫人者宇也壻  
曰孫楠黃庭陳侁吳珩庭嘉泰進士孫男四人曰壻曰壻  
曰圭曰堂嗚呼余於夫人知爲家者不以貧富有無而家  
道常存也其子若孫不以通塞隱顯而善常積名常聞也

銘曰

少賓温温萬夫之豪宗也繼長守也增高勉勉夫人遭世變遷蚤聽暮教以考厥年其在後人力仁力義達於家邦夫人之志

致政朝請郎葉公壙誌

公姓葉氏諱光祖字顯之祖公濟游太學無成賞衰去處州龍泉居於温至公定為永嘉人公性拓犖志願大困於無地不自振立歲既晚專屏靜處不預人事味山野之樂而遠市朝服臺笠以忘冠紳焉年八十五嘉泰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卒積封至朝請郎賜紫衣金魚夫人杜氏先公二十六年卒封安人子男六日逮日某朝散大夫尙書兵部侍郎日還日邁日邁日造女三嫁孫夔項士龍伍衡爾孫男八日思益日福歌先天日宣日阿阜日案將仕郎日

按此心外葉自序云他日以授案密又有孫子三節文則心三子案密皆世子而三節名字可攷  
滕咸字季度中心弟子此中心法父意而托名季度蓋印皮世他人填拂之志。於嘉泰三年高令人年於志宜四年世法云三子始育又祭子三即云始葬汝母則中心幼子於後年時未生也

宓日楠郎日阿勝日阿自孫女五日媛日季皆先天日淑日止日雅嘉泰四年二月初八日葬永嘉縣建牙鄉無相院山之右初杜氏葬膺符鄉上水陸院西及是不克合吳人滕成記壙

高永州墓誌銘

慶元己未夏余畏風更用寒熱藥不療病聚腹脅上行四肢百體皆失度如土木偶眾醫妄議却立親黨不知所為多引去惟外舅朝奉大夫永州高使君日來視余其明年庚申永州亦病四月二十三日卒方永州且病且死余不能伏枕席常狂行竟日其疾不能問其殮不能哭也又明年辛酉十一月初九日葬于永嘉官莊其子屬余銘又不能為嗚呼余山野人爾永州徒以文墨事不辱壻之而無銘以傳余義闕矣又六年丁卯余疾終未愈也然漸欲操

筆矣。乃次而銘之。使君諱子莫。字執中。蒙城之高實生。宣仁聖烈后后親姪。公繪任保靜軍節度使。贈太師。追封咸寧郡王。爲公曾祖。祖世定。朝議大夫。祕閣修撰。父本之。從事郎。江西運司幹官。贈朝議大夫。運幹卒時。生五年矣。高氏來永嘉。無宅無田。公幼孤貧。甚天性耐窮約。知事輕重。轉側閭巷間。自求師友。以立門戶。故雖貴姓。而知名與儒書生等調。郢州京山尉。虜新抽兵葦屋數楹。在藜寇中公視弓手土豪如家人。盡死力。賊發輒滅。流亡復歸。諸司高其能。舉改官。至六七會罷。嶽廟理考法而止。知明州象山縣。大饑。負樵百斤。易糟一掬。公聽雞聲出。竭公私哺之。夜歸。以斗落爲候。歲尋大熟。麥一莖四五穗。民還宿逋。錢米露積。魏惠憲王甚愛公。曰。類我家人。諸參佐敬之。曰。寒士爾。知處州麗水縣。善以簡靜拊瘠。薄有銖黍。便民事。亦爲

設方畧。廢置補預。借一料。民稍寬。監左藏東庫。辟成都鈐轄司幹官。母老不行。通判台州。守猜而斂。厚民怨惡之。公據職爭辨。守積不喜。中以法謫。主管崇道觀。猶名自陳。所過遮泣曰。誰獨護我。通判隆興府。帥素知公材。命吏必先白。通判吾書行而已。事無不出公意。一府大治。歸賢其帥。知永州。未到郡。卒年六十一。夫人翁氏。封宜人。子二人。不愚不息。迪功郎。福州長溪縣主簿。女二人。長歸余。幼歸朝奉郎。平江府通判。包履常男。孫五人。叔筠。彥偉。彥修。彥侃。彥符。女孫一人。公風神峻美。雖巾屐疎散。亦就儀律。人謂圖畫當似之。敏達明恕。要在不繁。鞭撻而事舉。退公常掩戶。儵然一衣。數十年生計。粗給其仕。雖取知。或連章薦引。然不驗。晚乘太守車。若將有爲也。而又死。銘曰。車欲輻輪。不寘河旁。馬有乘黃。不在康莊。浮桴百艱。終也。

望洋善價可求孰爲公償山冥冥以宿雲水幽幽而擊柳  
嗟官莊之原兮有永其藏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墓誌銘

朝散大夫主管冲佑觀鮑公墓誌銘

右逸而有法

清卿初病足以兩竹自輿過親舊輒止飲酒笑語如平時  
稍侵猶循行園林住磐石上數花鬚嗅松葉爲樂轉劇謝  
客危坐嘉定元年九月癸卯卒年六十八十二月甲申其  
子迪功郎興化縣尉埜葬清卿於父朝散墓東壬山埜哭  
謂余知先人莫如子鮑氏之譜曰鮑叔後也四遷至洛陽  
唐季徙越徙杭七世祖皓皓生守忠皆官於永嘉遂爲永  
嘉人高祖軻太常少卿曾祖極宿州教授有聞熙豐中翰  
林學士梁公燾銘其墓祖誨梁公銘所謂有隱德東南士  
人器重之者也梁公元祐名臣也父得朋縉雲縣令族父  
司封員外郎彪銘之司封亦名士也清卿諱瀟生六七年

讀書迎解下筆有奇語入太學每一篇出士人轉相授塾首醉心爭效其體惟恐不庶幾也前後積取高等中上第教授處州興化軍幹辦湖運司公事知新昌縣通判濠州知潮州自乞宮觀知融州復乞沖佑觀而終累官朝散大夫。堃之言曰先人接華緒富美實殆天畀然意將有以用之也然而糠粃名譽芻狗官爵雖於古所謂爲貧而仕者小俛焉就之若夫不以義而富貴未嘗不趨焉遠之也以是閔默不遇而死及之子重知吾先人彼歷官行事之瑣瑣無述可也惟事外之志庶發舒萬一以昭余哀嗚呼千鈞重任也載以大鵬之翼猶一毫末也超埃壘軼浮雲上於帝庭而豈知榆枋之尋丈哉宜堃之不願述也清卿智識絕異於治亂消長推見至隱規度深密可以遏絕橫潰然而不以干權勢佐策畫也吏道尤敏給鈞深應猝投機

立發不得回止也然而不以耀聲威明恩怨與一世朋友上下文墨論議之間宮動商應而笙鏞錯陳之也然而不以養交黨資進取一吟一詠有陶謝之思一觴一曲有嵇阮之放隱凡永日澹泊灰稿有瞿莊之決也悲夫已矣雖然清卿之歷官行事則亦有卓詭過人者方永思陵復土清卿主新昌頓遞中貴人衛士求索紛雜至裂供張棄食飲椎牀呼摔他邑失魂魄奔命清卿取小胥所執籌籤削之瀕運河立曰大行在道率土悲殞非臣子自快時也小縣排設旣一應法矣而公輩誅責不已吾捨兩目蹈此水爲百姓請命公能自安平衆大驚謝過退卽次肅然民免橫斂而大官先置猶餘二百萬上之濠歸正人常跳淮暴虜邊殺人燒屋相繼千戶隔河注箭徵主叫罵清卿使與打話曰吾在此姑待集其總首撫之曰爾等看我面如滿

月忍爲是乎歸正人感動皆拜且泣曰請後不敢自是終清卿去邊人開竇而睡牛馬被野矣然則其歷官行事若是者可謂卓詭過人矣余豈得而畧之哉清卿娶劉氏封宜人二子槩先死孫咿咿將以致仕恩補官銘曰嗟人之英去爲神明挾王山兮以靈

○莊夫人墓誌銘

慶元戊午余始居生薑門外西湖上金華王植立之實來於時士相禁以學立之宰相家子匿姓名捨輜重從余窮絕處水村夜寂蟹舍一漁火隱約而立之執書循厓且誦且思聲甚悲苦其中表有仕永嘉者節朔設坵盛集立之獨後至中表笑曰上學來歟蓋靳之也自是歲率一來他日余過立之屋牆靜修牖案潔清僮御敬勤物具中儀余固惑焉凡學於外者必弛於家今乃不若是何歟問所以

此等是中心元處亦歐王別  
卷之六

然則其夫人莊氏之力也莊氏歸立之二十餘年一切以勞自當而奉夫子於學故立之不爲警省而家事自治斯異矣夫母於子能使之學古今常道婦於夫能勸其學非今也古人之事也母之於子有祿利故使之學非必賢母而後能也婦於夫將以垂其名非必有祿利其勸之學非賢婦人不能矣余先人祥之歲立之來而亟去止之不可日婦將免吾欲勿行婦曰第往吾期未也今其未或既皆不可知吾速返矣夫不以一身之急廢其夫千里之會斯又賢也去年余在建鄴立之來獻歎曰莊氏子所謂賢者丙寅八月初七死矣十二月十四葬某所矣其歸也不及事吾父母吾祖妣魏國之愛也莊氏孝事之吾之福也莊氏柔承之吾女弟行也而盡用其匱中物外妹不能嫁也而割其田其儉至於惜一錢而以爲吾師友之費吾之困



無一言而以吾之得從巨人名士爲其身之喜吾之友二弟也雖貧而四十口之聚無所間曰傳任備是三子也雖幼而能不以小且近教之吾已矣無所復望於今世而謂莊氏之足以終吾身也而卒至此信矣其窮也子哀吾者其得無辭乎余曰然夫人名則亦金華人二女曰師莒奴奴銘曰

不妄喜愠成婦之德不苟利澤知學之獲益封我原益樹我杞旣以其夫亦以其子嘉定元年七月口日

寶謨閣待制中書舍人陳公墓誌銘

公姓陳氏諱傅良字君舉温州瑞安人初講城南茶院時諸老先生傳科舉舊學摩蕩鼓舞受教者無異辭公未三十心思挺出陳編宿說披剝潰敗奇意芽甲新語懋長士蘇醒起立駭未曾有皆相號召雷動從之雖縻他師亦藉

名陳氏由是其文擅於當世公不自喜悉謝去獨崇敬鄧景望薛士隆師友事之入太學則張欽夫呂伯恭相視遇兄弟也四方受業愈衆乾道八年策進士殿廬定公第一奏入不果用教授泰州朝廷難以銓法持之遂授太學錄將召試館職復不果使告公將以爲編修官公辭焉通判福州右正言黃洽引王安石事劾公罷主管崇道觀知桂陽軍或言知名士廢不用凡三十三人公爲其首執政病之稍遷提舉湖南常平茶鹽轉運判官浙西提刑吏部員外郎去朝十四年至是而歸鬢鬚無黑者都人聚觀嗟嘆號老陳郎中光宗逆勞曰卿昔安在朕思見久矣其以所著書示朕遷祕書少監兼實錄院編修官皇子贊讀厯起居郎舍人皆兼中書舍人會上疾不能覲重華公陰諷顯諫危論婉說因乞致仕下殿徑行改祕閣修撰復兼贊讀

不至今上卽位除中書舍人侍講同實錄院修撰御史中丞謝深甫論公言不顧行提舉興國宮居三年察官交疏削秩罷時慶元二年也嘉泰二年始復官再爲興國宮知泉州辭授集英殿修撰待制寶謨閣三年十一月丙子卒開禧元年三月庚寅葬于帆遊鄉澗村前山距家巷語可達也夫人張氏封令人子師朴承務郎師轍新監鹽官買納場潘子順薛師雍林子燕徐冲皆壻也旣仕未仕者張紹張疇未嫁者一女孫女一人公之從鄭薛也以克已兢畏爲主敬德集義於張公盡心焉至古人經制三代治法又與薛公反復論之而呂公爲言本朝文獻相承所以垂世立國者然後學之內外本末備矣公猶不已年經月緯晝驗夜索詢世舊繙吏牘蒐斷簡採異聞一事一物必稽於極而後止千載之上珠貫而絲組之若目見而身折旋

其間呂公以爲其長不獨在文字也公旣實究治體故常本原祖宗德意欲減重征捐末利還之於民省兵薄刑期於富厚而稍修取士法養其理義廉恥爲人材地以待上用其於君德內治則欲內朝外庭爲人主一體羣臣庶民並詢迭諫而無壅塞不通之情凡成周之所以爲盛皆可以行於今世視昔人之致其君非止以氣力荷負之華藻潤色之而已也嗚呼其操術精而致用遠彌綸之義弘矣蓋魯有臧文仲鄭有子產齊有晏嬰晉有叔向四人者當周之末造能新美舊學而和齊用之尊奉前聞而斟酌行之不嗇於古不狃於今是能輔當時而傳後世此春秋名世之士孔子之所賢者也今公亦考元祐慶厯上極建隆以達乎紹興之後將櫛理絃續起廢疾解倒懸而燠休之使公而得盡其用則未知於四人者孰先後也始公以盛

前兩江帥歐陽場此以  
則易之以平實此亦最可  
不遇訪孟堅異於史云云  
此堂學世力為耳食

名天下歸重意其將有為矣其錄大學也議科舉做法頗  
隱括之而已然而拘於常而習於故者以為異矣其倖福  
州也平一府曲直使不得隱而已然而畏其明而苦其決  
者以為專矣流言轉易應和喧然而公之道不得行矣孝  
宗嘗於禁中從容讀公所論著光宗嘗因直前獨對許公  
且大用及今上御極有講堂之舊招徠初載有咨謀之美  
然而奪其眷者使反為怒蔽其知者使不復思而公之身  
竟以斥矣以彼四人使其君臣之際上下之交不遂靡然  
為時所向而謗譽雜於朝市疑信異其始終則夫功烈之  
成就曾不能萬一而况其有大於四人者乎此余於公所  
以歎其開物之易而周身之難成名之厚而收功之薄也  
悲夫公葬四年吏部侍郎蔡公行之始狀其行於太史行  
之從公蚤載之詳余亦陪公游四十年教余勤矣故撫其

平生大指刻於墓上以記余之哀思而行之已載者不復  
述也銘曰

嗚呼陳公未壯而興羣士驚奔來師來承三代統紀漢唐  
制度百世雖遠一二以數事研於終德復於初發為詞華  
乃學之餘內聖外王本末洪纖春秋四人孔子所嚴建隆  
之元實維下武斟酌損益可繼堯禹天欲平治必待其材  
生之實難莫我肯培名胡忌高實奚惡富裂棄文錦縫彼  
敗素寄印如累其讒云云擁書如林其樂欣欣有橘之薦  
有菡之芬有挈其舟音遠不聞我瞻澗村泚矣南塘二物  
則存公乎在亡

亦中心極用之意也  
程過方不及歸王叔亦畏以為平常也

著作正字二劉公墓誌銘

隆興乾道中天下稱莆之賢曰二劉公著作諱夙字賓之  
弟正字諱朔字復之其學本於師友成於理義輕爵祿而

重出處厚名聞而薄利勢立朝能盡言治民能盡力居家以父母兄弟爲心而不私其身鄉黨隱一州之患若除其身之疾其飭廉隅定臧否公是非審予奪皆可以暴之當世方孝宗始初求治召二公寘館閣犯而不欺難進易退國人貴焉以爲麟見獲鳳來儀也不幸正字年四十四以乾道六年六月卒其明年五月著作年四十八亦卒四方相弔如悲親戚後四十年道其事者尙相與悼痛嗟惜不已嗚呼其中心誠信於人耶士之不求爲君子者視此歟著作生毀齒日讀千字已記憶猶摘誦不離口同學兒黃芻季野笑曰豈患此數句易忘耶著作曰我心樂此誦久樂益深矣聞者異之詰所以樂皆自言也二公及芻蓋師中書舍人林公事之終身林公名光朝莆人所謂艾軒先生者也正字少而喜易蘄以名家著作曰春秋爲王介甫

茅塞久矣由是更治春秋紹興庚辰禮部奏第一前九年著作以詞賦在第二二公不爲科舉學雖場屋荒速之文與論著金石等而春秋於三家凡例外自出新義爾雅獨至無能及者著作旣釋褐調吉州司戶臨安府教授會正字迎游夫人於永嘉易教授温州召試館職學士院問薦舉之徹著作對策曰此執政大臣爲惠而不爲政致之也陳執中章子厚人知其小人也然能不以官私其親今將告執政大臣曰子爲子厚乎爲執中乎則艷然怒矣至其行事則有爲子厚執中所不爲者矣學者至今誦之除祕書省正字減員移樞密院編修官母老屢求去不許兼史院編修官著作曰求去以便私也美職可因而得乎力辭不就右正言陳良祐侍御史周操疑其必去合疏留之除著作佐郎初秦檜死高宗開諫路輪對羣臣孝宗旣卽位

望太平旦夕虜講和未定內庭設射馳毬大雨水蝗害稼而曾覲龍大淵挾聲勢陰進退士大夫皆相顧莫敢發口發亦輒逐時隆興二年七月也著作輪對見上曰羣臣不以堯舜事陛下臣不識忌諱竊深憤之上遽曰天下事可言者卿第言勿隱對曰自去夏至今日再食東南三地震比又積陰彌月所至水潦蝗食雨中爲異尤大在廷紛紛謂陛下宜避殿損膳自責矣而至今不聞德音古者災沴皆爲臣口君之口今一二大臣奉行且不暇何足語此殆左右近習盜陛下權爾且長淮無一兵之戍而陛下乃親技擊騁銜轡豈緩急欲爲自將地乎閻德陳敏近墮馬失臂梁珂亦摧折瀕死陛下所親見也上爲改容動色遂下詔曰政事不修災異數見江浙水潦害於秋成朕甚懼焉其自八月朔不御正殿減常膳令侍從至館職疏朕闕失

及當今急務著作復封上曰陛下引舊僚謀政事得如張闡王十朋可也乃與覲大淵輩觴咏唱酬字而不名罷宰相易大將待其言而後決乎嚴法守裁僥倖自宮掖近侍始可也今梁珂一年三受醜賞他內目一日遷四使而但減卿監郎曹數十員乎昔姚崇以十事要其君曰能用則就不用則去今陛下以五事要其臣曰不能如是則去能如是則留然則安用大臣孔道輔首論曹利用羅崇勳使罷去呂誨范純仁力諫濮王稱親爲不可今么麼如楊傑曹口尙熟視不敢議然則安用臺諫又言國初僭叛雖平人情未一故設邏卒廣耳目有不便者一切聞上改之今徒監謗愈密豈可不畏禹惡旨酒湯不邇聲色夫宴游無度甚則有流蕩戲狎之患御幸無節其終爲人獸雜亂之禍願陛下罷行前事應天以實庶可消弭災變疏入亟求

罷留之數十不可以為湖北安撫司參議不行三年十二月覲大淵出為總管於是天下相慶而著作知衢州矣復奏論君子小人之辨曰人主不示天下以所好而常禁其所偏上深然之在州期年政平訟簡郡人畫像祠公會覲副賀金正旦道衢謁公不納復求去徙知温州春夏不雨公全家淡食請命八十餘日母游夫人飯以梅乾自乞病甚主管崇道觀而去始正字調温州戶曹緣歲大饑繼以大疫正字計口受祿以其餘散粥糜日有常數同僚寓士富人爭效之挾醫至門顰蹙掩鼻卻立正字親切脈煮藥晨往晏罷徑入徐出有難之者曰將為太夫人憂曰此老母意也所活數萬人聚道旁棄兒常百計幕嫗乳飼聽無子者擇取比滿秩災疫猶未已皆泣曰司戶去吾何所得衣食既而著作來守故民望之亦如正字及著作亦去又

泣曰天以一劉賜我而不能終也奈何莆人往還必問著作正字及游夫人安否其皆卒也哭之皆失聲此蓋余少年親見聞實事也正字既解戶曹乞監嶽廟召對奏曰陛下何不延納憤激敢言之士而聽訐直難堪之言因以自考察成敗得失以是不得留猶改官知福清縣福之支邑月責羨錢而無經賦正字盡罷之復請緩輸數月帥為併寬旁縣聽訟使兩辭自詣無追呼者市食挂錢於門民當其物持錢而去邑庭常空失械索所在時王參政之望為帥自尊不使僚屬抗禮正字以義責之望不悅也居五月以疾復請祠歸再召對虞丞相允文贊上謀恢復銳甚希進者趨和之正字極諫曰臣觀今日通和未為失策昔富弼累增歲幣今減十萬矣往時兩淮不許備守今江北諸城增陴浚隍矣前此江上教兵彼且呵問今沿淮分屯鼓

聲達泗潁矣。虜或不我弱，殆不可測。宜選兵將，廣儲峙，責成於端重堪事者。從容以待其變，若募彼人嚮導，挾異國濟師，合中原響赴而兵不必衆，就虜人儲聚而粟不必多。憑虛蹈空，過爲指料，將有臨危失據之憂矣。此所謂決天下於一擲者也。上竦然不以試除正字。於時士無不嚮恢復者。朱公元晦亦以爲人主義在復讎，遇著作於李德遠，坐論之，著作弗是也。他日朱公曰：乃爲賓之德遠，夾攻德遠者，吏部侍郎李浩也。正字又言：歸明人宜散處州縣，不當聚畿甸，從之。疾復作，求爲福建參議官，行至信安，傳舍卒嗚呼。二公之道，所謂憂天下之危而忘其身圖國家之便而不利其樂者歟。著作之還自溫，疾有間，莆亦大旱，手爲救荒十餘事，率鄉人行之，招潮惠米，商白守免力勝四集城下，郡以不飢。莆之苗斛餘六萬，建炎盜起，漕司筭其

軍食，猶剩二萬五百入之福州。自是莆有猶剩米斛，增四斂焉。著作出湖北，愬於朝，捨其半，請猶不已。宰相袖書以進，盡蠲之。正字嘗行秦溪，有道殣者，駐家良久，棺殮瘞之，乃去。過劔津，望覆舟，號呼解，鄭夫人髻金救之，而免。平居昏暮，扣戶宿春飯之二。公行事隱顯大畧如此。自謂朋友講習爲古今至樂，常曰：天下至大也，千歲至遠也，所不可一日無者，公論也。朋友羣居，敬畏之心所由生，而公論之所由出也。窮山永夕，篝燈共語，常聞鐘聲未已，死日家無留貲。著作前後夫人皆林氏子。彌正朝請，郎淮南轉運判官彌恭，彌邵女嫁鄭其卿。林尚之其卿某官正字，鄭夫人星生三子，起晦朝奉大夫祕書省正字，起世迪功郎南海縣尉，皆已卒。起元某官，蓋著作止承議郎正字奉議郎而彌正起晦起世皆登進士第。起元則起晦爲大夫時所任。

此等文章學史記能後太史公  
若之則減去大半而精神全  
出魂力全失心虛立不能  
詞也末及最爲沈沈三  
君何敢字乃近依詞乎

也諸孫曰瀛曰箎曰鎮曰慶曰洪曰合曰鼎而正字則希  
醇希道希謙希深所爲祖也余童孺事二公既與彌正爲  
友而起晦實同年生彌正曰吾二父銘以幸子病眊十年  
不能文嗚呼悲夫二公之卒也艾軒先生爲國受弔筆濡  
不忍銘以至是也而余何敢僭雖然艾軒之不忍痛至也  
痛且遠德將湮無以屬來者矣而余何敢忽每念紹興末  
淳熙終若汪聖錫芮國瑞王龜齡張欽夫朱元晦鄭景望  
薛士隆呂伯恭及劉賓之復之兄弟十餘公位雖屈其道  
伸矣身雖沒其言立矣好惡同出處僭進退用捨必能一  
其志者也表直木於四達之達後生之所望而從也著作  
既教授温州正字亦次攝學事於是邦之士披山通谷浚  
泉源而達之川流其尙克有聞二公之力也蓋余昔孺子  
而今老矣而又何敢忘乃爲銘曰

沈鬱悲壯其難合情餘  
筆力亦不可及 此心每言及  
人材世變即如痛哭流涕百世  
之下程能感發人心所當言也  
起不可不爲存輩勿輕心淡  
之

範曾祖也愿王父也顯考諱炳三世長者府君將終有虹  
闖然升堂繞几如綬蜿蜒其端二公文字之符有孝有德  
以言以謨並事阜陵致忠極愛朕樂聞過不諫奚待如玉  
斯攻如木斯繩治煩去惑臣道以弘味苦而長語甘而罄  
彼何人斯苟道朝夕元凱既來舜諧其琴伯夷叔齊稱之  
到今壽溪之源土囊之下墓楨相扶百世一化我銘其詩  
古人無已庶幾後生聞風而起

朝請大夫司農少卿高公墓誌銘

首尾厥似太史公

宣仁后臨朝九年尤抑遠外家不私以官親姪公繪公紀  
止防禦使后崩哲宗始推恩遷畱後宣和前公紀子世則  
任不過遙刺及陪扈高宗翊戴宋州自以功擢使相中興  
用人道廣戚畹功臣子多顯幸甚或侍從執政累累有焉  
由是公繪子世定修撰於祕閣世則子百之亦直祕閣百



之子子溶司農少卿又公紀曾孫子潤大宗正丞蓋百年  
閒宣仁近親高氏美仕具是矣比其他勳戚重侯疊官富  
貴熏炙多少相什伯也夫不問材否當時而榮人以力取  
之也以賢自異待時而顯天以德報之也宣仁紹姜女胥  
宇之烈嗣太任思齊之聖復還堯舜仁義道爲宋延無疆  
大歷服本於至公大義而已矣豈顧計外家區區恩愛厚  
薄哉聞於長老元祐之政姦邪小人特不便故高氏不得  
志於紹聖崇觀用事者惴惴幾不全高宗惻然命宰相改  
謗史聖德復明然褒錄之詔偶未及也余以國史敘高氏  
世次而少卿子不倚請爲記其墓曰少卿字慶遠仁愛恭  
恕常獨處一室不妄交接內敏而暢應和紛遯中微入眇  
口若不能言人倍賢之調平江府糧料院簽書越州節度  
判官再通判平江府事長官如父兄職守不便立治亟改

吳人圍田壅下流者以里計皆豪勢家也公視水勢所向  
標拆廢之人不敢怨知荆門軍漢旁百六十里雨潦冒民  
田耕者不償種官捐廩六千石猶不能救公曰此可謂巨  
害而昔未有議何也爲泐漢築堤十旬而成歲以不饑於  
役處得窖銀兩鏤甚衆人皆異之公摩揉小郡辛苦在民  
興其大利約已惜費整壞理闕又摘試義勇歲徧軍容完  
新聲聞諸司薦授太社令遷軍器大理丞倉曹郎提舉淮  
東常平茶鹽淮東久旱飛蝗食人食幾盡公子州縣粟五  
十萬分擇官吏悉條前後賑卹善者數十事施行之勸鹽  
商以米貼鈔販舟鱗集歲七日率屬郡潔齋合祠以祈旣  
大雪蝗死麥熟人以爲至誠之應鹽司故例厚公削去法  
不應得者先繩以身吏蠹頗息亭民本錢量留十一償放  
博戶火伏日多支賣增十三四召還除左曹郎軍器監入

司農爲少卿時太倉米名具無實上下蔽匿莫敢覆按公  
疏十年致弊本末請一洗宿負給新錢從之方別爲綱條  
使後可繼而公以憂歸矣初公母安國夫人年且九十聰  
明輕捷無老人狀諸子踰六十各守一州夫人東西行蒞  
之將從公請而往疾忽作公奔走省而夫人薨勺飲未和  
嘉泰三年十二月甲子公亦卒年六十三四年十月某日  
不倚與弟不佺不儔以公遺命葬于平江府吳縣長洲鄉  
陽山娶李氏王氏韓氏皆封宜人其卒皆先公其塋公所  
治也不佺不儔皆將仕郎孫彥博彥章孫女二人始公課  
郡最入朝前後七遷得少卿在廷中謙退甚不敢與同列  
齒儀觀秀偉見者親敬之安其爲僚而不忌其躐已皆曰  
仁人也高氏簪紱九世初以武功後以舅寵獨不倚登進  
士第今爲修職郎浙西安撫司幹官昔后自以閣內錢買

在宣仁事及後慨歎深極  
至亦心極用意之文

國子監書賜其私第欵識曰元祐丙午崇慶殿賜書安仁  
坊高氏家藏然則讀書之效至不倚始當之也今高氏子  
弟往往耦耕斗食密房坏戶一燈熒熒挾冊呻吟如布衣  
寒士於是將皆爲進士皆以文字科目起其家也嗚呼后  
之志也歟銘曰

猗高祖姑元祐稽古復祖宗法開賢俊路顛顛少卿天侈  
其門本無驕舒不待鋤耘淮楚之郊以庸以績表著之美  
金錫圭璧我不盡能留畀厥子文字之祥始基於此

夫人林氏墓誌銘

夫人林氏生婺永康父簽書樞密院事大中嫁同縣宣教  
郎通判臨安府應懋之應君吏部侍郎孟明第三子夫人  
年四十二開禧元年七月從夫知寧國縣卒嘉定二年十  
二月某日葬游仙鄉靈巖子三德女歸辰州司戶王傑應

君以書來曰林氏恭約苦節在群衆和樂慈子訓之嚴操下接之恕處家日未嘗降堂序敏察有智能助其夫非止以婦職爲順也夫世之欲榮官顯仕者無不致厚其妻子而士亦有固窮甘約至凍餒其妻子而猶不得爲薄者彼誠知其所以厚之不在彼而在此也故雖拱壁駟馬華屋翕赫於生存之前而不若片文隻字斷石漫滅於零落之後林氏之死倘不辱而賜以銘則是所以厚之者不彼獲而此得而某致薄之過可以洗矣余讀而悲之昔予在金陵雅聞君能治盜國號令清省絕少笞扑民愛信之異口同辭余以病歸捨舟山行始識君見其質性冲泊器宇明審侃然窮邑中量過其任者也夫鸞翥而鵠舉枳棘不能棲宿也昔人記之矣應君豈以一縣自薄者哉余旣衰惰不與世接而友朋之念已矣然則君重戚於夫人之不遇

言不能薦薦應君也

余預有責焉故不辭而銘銘曰

樞密女歟侍郎婦歟其夫甚材可係武歟余實銘之觀爾後歟

孫永叔墓誌銘

餘姚孫君椿年字永叔生五十九年卒於慶元己未六年十二月甲申葬龍泉鄉澄溪原君子之宏來索銘值余得眩疾文理顛倒不自省錄乃請山陰陸公表於墓以待余疾更十年不愈之宏索銘不置間爲苦詞以撼余曰澄溪木中琴瑟矣奈壤下何余愧不能答也初君五世伯祖樞密副使沔號名臣而君之曾祖璣祖繹無仕者父修職郎述始挈君於學東南師友多聚其家君剛特博達精力過絕夷等寒抄暑講寢食失期會凡書籍義類深淺古今事物變通采章錯綜機神融液往往心悟所以然越之稠儒

廣士爭傾下君君負其能踏省門五六然終不得第名於  
進士髮謝齒落遂至槁死知者皆爲君歎惜故陸公歷敘  
君學能抽先民之微智能發當世之慮而恨其不及在人  
主前口論手畫見於用而成功名也君既不遇行之家推  
之鄉寡嫂孤姪待君而後立衣食其族人歲有常廩親戚  
故人鄰里賴以不凍餒露居者甚衆又出私錢築堤捍海  
縣無凶年繫君力也所以著君之賢哀君之困開闔宛轉  
句字抑揚月逝年徂讀者爽然尙親見君子之爲人也所  
貴於生謂吾不苟生也所不憾於死謂吾不遂死也一字  
之稱一善之日古之名卿材大夫良史記之不過是爾累  
行以尊名而君能有之備懿文以壽遠而君能得之多是  
固榮於生而耀於死矣人之欲富將以明予也欲貴將以  
明奪也予奪之當否賢不肖之所以異而名稱之所爲有

無也世蓋有窮富極貴而予奪之當否名稱之有無無得  
預焉則賢不肖之實豈不前定也哉君之前定者旣如此  
陸公之文又如此然則之宏之索余銘速之勤遲之久余  
之答之宏慢於疾荒於言宜亦必出於此也君娶吳氏四  
子之宏爲長與之亮皆繼君席鄉貢之襄之穎女嫁某官  
史彌忠銘曰

昔虞仲翔對王景興朱育繼之炳其丹青越之多賢有屈  
有伸嗟乎孫君我懷古人

林正仲墓誌銘

殊岩而深玉

余爲兒嬉同縣林元章家時邑俗質儉屋宇財足而元章  
新造廣宅東望海西挹三港諸山曲樓重坐門牖洞徹表  
以梧柳檻以芍藥行者咸流睇延頸元章能斂喜散鄉黨  
樂附諸子自刻琢聘請陳君舉爲師一州文士畢至正仲

九心文集卷之十六  
五  
懿仲皆登進士第正仲名頤叔寬整有局量朋友愛信爲  
羅源主簿喪死者焚屍糜其骨衆董合和凌風飄颺命曰  
升天以尤細爲孝正仲雕文禁止治塚甃藏之始變其俗  
有以刃挺誣人至大辟獄再歲不酬正仲視之文瘡且溺  
死也一府稱善移玉山丞玉虹橋在市心壞久計費數百  
巨萬徒輿縮手正仲自與錢勸成之至今爲利辟監建康  
戶部贍軍庫元章卒正仲哀毀成疾未幾亦卒羣弟環視  
從容誦夢中語曰世衰道不淪作者口興起因振手而訣  
年四十九時紹熙元年七月丙寅也以致仕恩遷通直郎  
三年十月已酉葬於北湖夫人葉氏二子子真早天子普  
長女爲尼次嫁項叔益他日子普謂余吾祖若祖母叔父  
皆得當世名人爲銘獨先人二十年銘未立敢以請始元  
章奮獨身自致大家矣而抑利務與晚歲極淡薄正仲材

富位狹所至有紀懿仲名淵叔敏業精識衆尤以爲當遠  
至然皆止於選人正仲死子普方十歲稍長崇菴廬闢墓  
道異草秋榮美檟寒碧與余書詞甚美懿仲諸孫亦早慧  
同時中童子科鄉人甚以爲寵夫五十年之遠盛衰能否  
未有不變者今其孫曾堅昔墉畎初畚長立幼慕滋厚於  
舊豈非元章好善之報而正仲兄弟未報之澤歟嗟夫余  
旣耄衰而見元章四世矣余不足悲而元章之後益隆可  
喜也銘曰

望江之宅其傳無數元章之德集雲之阡其久而新正仲  
之賢合二彌存以蕃後昆請視斯文

○夫人徐氏墓誌銘

始余入太學與信安劉必明會直廬必明初解褐飲啜俯  
僂义手低首意氣翼翼卑下殊甚余頗疑士人甫得官卽

矯屈爲是何也及在荊州必明官博士間攜子克勤相與還往風蒲霜葦淡語常盡日尤卑下過於直廬余尙疑其自抑以求進勢不得不然非情也後數年必明令湖南有能政舉員足一日引鏡照白髮慨然歎曰此豈改官時耶遂謝事去余聞而異之道行信安必明迎余客舍謙謙卑下如故自是十年必明書疏不闕然愈卑下不已噫爲亢而昧進再取垢辱而以淺疑人然後知必明之賢遠矣克勤爲余言徐氏之賢則又有異焉夫人衢州龍游人也幼稟天巧嫂示他女作極奇緻裙襦間傳翫謂夫人汝伎及是吾當輸汝物經夕而成莫能知其出兩手也父死母將以嫁姑子之富者夫人訝未成服問知其故號慟殞絕久而後蘇家乃止不敢言終喪兄徐扣其意夫人曰爲富人妻我不願也必明使聘焉旣聘必明忽暴得疾不食柴

立親戚爲夫人憂夫人曰已許嫁矣死生從吾夫復何道必明貧甚約弟治家而身遠出弟有餘粟析之別村棄夫人破屋中一婢閉門機杼自若遺其夫書曰柿木一株綠陰滿牕是足以當吾子毋念必明嘗以白金付之夫人問所從謾曰某人諉請某事驗以爲謝夫人大怒投於地曰我以子爲賢而若是亟具歸將歸必明出其書教學所得也乃已然則必明以卑遂其高夫人以剛佐其潔夫婦皆一世之偉可敬已夫人以庚寅十二月卒某年月日葬西安縣浮石鄉港橋克勤自立尤苦且不獲事夫人而獨記其言行曰懼不傳也銘曰

夫勇退兮妻剛貞德旣同兮年宜并凰增逝兮鳳悲鳴刻辭幽兮慰子情

○提刑檢詳王公墓誌銘

嚴重有氣必欲王長福文字但峻潔不及耳

初龍圖閣學士太子詹事王公十朋以太學生對策請收  
選威福除秦檜蔽塞之政天子即日施用入館論事益無  
避爲侍御史首薦張丞相力贊復讎遂與張公俱去素負  
大節慕袁安楊震爲人也時北方餘學未衰耆老先生尙  
多有旣聞公風聲服其行事莫敢雁行者故紹興末乾道  
初士類常推公第一嗟夫富貴何足道哉能以公議自爲  
當世重輕斯孟軻所謂豪傑之士歟公旣歿二子守其家  
法諱聞詩字興之者長子也始從詹事游太學已乃授承  
務郎監建康府糧料院福州連江丞審察登大理爲司直  
主軍器監簿復丞大理知和州易知光州自請華州雲臺  
觀召爲考功郎檢詳樞密院文字固求去提點江東刑獄  
卒年五十七慶元三年十二月甲申葬於東山夫人孫氏  
後公十年卒子夔宣教郎知某縣虬及一女皆早卒孫某

某官公少有冲量遠識厚施薄取輕退重進天質自然方  
擇婦而詹事擢進士第一鄉之高貲多欲壻公以自納公  
辭焉姑女長矣且貧娉之賓敬終身旣詹事於法當任公  
公曰二父老矣請先及詹事薨而公爲士人如故垂赴省  
試而詹事得鎮夔子公曰父母沂江上峽吾何忍較名於  
此棄試追及於潯陽金陵治留守之喪議出便門公約教  
授白漕曰此帥也而終不以正無禮之過流必及上帥以  
故止滿秩到選宰相謂人此王龜齡子不宜屈銓部出帖  
使見公聞不俟裝歸在連江如有所不樂一日謝病去新  
帥適至留之不可亟薦於朝命下逾年督迫起發又謁告  
逾年旣而司直久不徙或疑以問公公笑而已治邊帥獄  
怨家欲寘囚於死會將內禪以詔旨趣獄具甚急公鞠報  
如常日竟得以赦原平生行事皆此類也周丞相旣罷因

以去者多善士。公嘗與御史同僚，貽書鐫誚，由是出守。未及上而移浮光。公欲無往，余固勸乃行。帥漕同置定城錢監，輦鐵輸炭爲一郡患。公奏廢之，後余過光郡，民謂余王寺丞待我如一家人。爾指道旁木拱把，百里曰：王太守所種也。今頓長數尺矣。又指郭外某橋曰：太守去日，我輩斷此畱之，今方修耳。其使江東而詹事故治番，番人聞公來，喜甚，迎之數驛。其治江東如詹事之治人，以公之政能愛民而又能去其害民者，父子一也。故其卒而人哀之，如思詹事不忘夫循理而動人之常性也，而自克者寡。繼父而賢人之常職也，而自肖者鮮。然則公能率人之所常而勉人之所罕，是以爲賢而宜書者也。始公召審察，比再爲郎，皆趙丞相所進。趙公得罪，門下士往往畏匿，改事。獨公不磷不緇，如趙公在時。毀趙公者，孰公素行，不以爲黨也。歷事三世，雖未獲論建，然正學盡言，未嘗相時容悅。矢義勇發，不以怵利動搖，使天假之位，袁楊氏之世德，未必不於公見之矣。故余旣爲公惜，而又於夔也有幾焉。銘曰：若昔詹事，盜王寶龜，獨行無儔。一世所隨，粵余興之。天產良玉，宛其口之。成美不琢，官職雖傳。如彼舜華，必守以義。乃爲聞家，河曲千里。江則有汜，其子往矣。其孫繼起。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墓誌銘

○蔡知閣墓誌銘

叙事頗似史記

以不能擺脫不及史記

公蔡姓必勝其名字直之其先自莆徙爲温州平陽人曾祖岳祖欽父蔚贈武德郎孝宗立公以武學進士對策第一授江東將領故事將官謁帥皆小袖衫拜庭下至公獨袍笏肅揖帥因請以賓禮見召審察樞密使欲除學官且致意於公賜公恥之謝有疾出副東南十一將捕獲茶鹽當賞公不自言召試閣門舍人曾覲用事冀公見已故召衆舍人飲輒差會期同列屢趣公公不肯往旣得對陳六事移晷上詰難反覆公辨奏從容手筆付外多施行者知澧州母喪不赴知邵州論擇方面人材及天下大計孝宗尤異之曰觀卿一表前程未可量也勉之命周丞相留公

館伴公辭至郡言州起總領所錢歲捌萬溪惡舟敗詔易以銀在邵二年公私便之邵人乞更留一年勒碑紀政公皆禁止還知光州未至光宗召復爲閣門舍人遷帶御器械未幾武德卒上數問蔡某何時服除詔復爲帶御器械時御帶員足公辭詔員外供職光宗之在東宮聞公不見曾覲對宮僚歎息言佳士難得退朝常目招公自邵州還也光宗方參決見於議事堂謂公向在閣門煞有人稱道今去幾何比來安否其再爲舍人也知閣有關將用公執政亟召劉攽授之上固不快至是遂召知閣門事公以前此無用士人固辭弗許孝宗崩光宗疾不能喪太皇太后命今上卽位上卻避再三公與同列韓侂胄扶抱登御榻涕淚被面庭中驚悚出知池州建德縣解強盜十人囚稱冤公疑之官吏爭獄已具矣公閱其案有弓手坐他事同

繫教囚姑目誣服幸速見太守急呼至屏人曰若知真盜乎趣禽有厚賞盜果得十人泣拜去人以爲神徙知楚州北神鎮少年以剽境外爲業前後不能禁公日與錢米什伍伺察用其豪爲總首旬一按試兩界以安有効用張喚聚眾越淮自稱元帥謀取桃園寨邊人兇懼公發示不知者密設方計俘喚以歸斬於市然後以聞諸將歎服自謂不及也擢知廬州公旣領方鎮經度久遠議於今新城斗梁月城中間合築相連創二水門增建康戍軍徙其家勿更戍浚肥河修巢湖西口閘以通漕且造戰艦於巢湖竝湖民願爲水軍者籍焉湖有孤姥山急難可保聚乾道中爲寨屋五百敖倉七十今浸廢而兩淮民馬官可給直聽自養歲大閱以賞激之朝論相持久方行而公已歸死矣合肥椿積錢七萬待非常朝廷意帥以僣用徙置漕司公

以自節郡費者別儲之更過其舊虜有楊椿數至光州獻  
攻守策實覘我守不悟輒上聞公奏拘縻內地從之除吉  
州刺史提舉崇道觀將用爲揚州命垂下嘉泰三年八月  
甲寅卒年六十四開禧元年閏月壬午葬瑞安縣靈峯寺  
後山妻楊氏封宜人子儀保義郎新閤門看班祇候儔某  
功郎江東安撫司幹官信承節郎新閤門看班祇候儔某  
官女適吉州教授徐涇先卒孫男六人孫女五人公爲政  
求下疾苦審郡利病條畫修廢先後必倫未嘗立名字斂  
財而常以其餘與民歲時寒苦調其尤貧不自業者親至  
學宮課率諸生勸教有義士人興起在廬封馬亮包拯之  
墓因墓作祠趙立魏勝死戰於楚新其塋廟以公田給祀  
徐誼子宜公之友也謫居南安公時守池將乞宮觀祿歸  
爲徐公奉其母徐公驚歎固止之四方名士擯于家者不

此事不可不用去其  
寫而失之太繁加遂不  
及歐王

以密疎存問無虛歲蓋公以忠孝發其剛毅慈良成其密  
察故凡所立必得其大者至其小者尙皆可紀而余不盡  
錄也而又有大者紹熙初光宗已不豫雖御朝猶苒苒未  
平外庭不知之多諫上宜過北宮省候如禮疏積凡上言  
或許至上寬優不加怒然亦不能從也自是中外訛言相  
洶動無不譏切過宮者甚至羣以相率攀上衣裾泣曰壽  
皇死也陛下台上輦一出隨至福靈殿不退上亦泣曰此  
非卿等行處也急還內袴絨爲裂有責宰相上有疾明矣  
父子相見宜俟疾瘳公不播告使臣下輕議君父可乎宰  
相悵然曰君殆未曉夫上實有疾然諱言疾日御朝自如  
茲所以爲疾也且人臣無自以疾名上身之理旣而孝宗  
大漸上成服官中中外訛言益甚或言某將輒奔赴或傳  
某軍私聚哭大抵皆反矣朝士潛遁者前後數人私竊以

家去者甚衆。近幸富民競匿重器材舍中。都人朝夕不自聊。或又責宰相。上雖疾而不臨喪。無以辭於天下。今嘉王長若豫。建參決則疑謗釋矣。宰相又悵然曰。他日嘗降出一草茅書。言儲副事。吾袖進取旨。上變色曰。儲副不豫。建建卽代也。朕欲卿知其妄爾。然試合辭以請。上再報曰。甚好。朕欲退閑久矣。屢乞奏事不獲命。憂懼無所出。公自爭過宮。至孝宗崩。晝不食。夜不寐。私念曰。夫梓宮無主。而上疾不瘳。請儲不獲計。且窮儻白太皇太后。遂立元子。代執喪。養上疾。其可獨與知樞密院趙公汝愚往反定議時。韓侂胄同在閣門。公素善侂胄。曰。公於太皇甥也。吾欲以公至。趙公所。侂胄知指許諾。公遂挾侂胄見趙公。參語因知省關禮。白太皇太后。趙公又約工部尙書趙彥逾。戒郭杲。飭宿衛起居舍人彭龜年。告嘉邸備進發。皆定矣。五年

七月甲寅禫祭時。臺諫官有待罪城外者。孝宗崩不敢復入。而學官須祭畢將歸田里。太皇太后遂引宰執至簾下。詔曰。皇帝疾至今未能執喪。自欲退閑。此御筆也。嘉王可卽皇帝位。於重華宮躬行喪禮。百官泣拜起。而今上已立。天下晏然。復寧者。公本致侂胄於趙公。定策遂立元子之力也。及侂胄恃功專恣。立黨論爲傾者。方因之。而知閣劉敬又內忌。公卽脅說侂胄曰。蔡直之素厚諸名士。今內參密畫外扶正論。非君福也。侂胄由是疎公。出爲池州。公歎曰。吾受太上深知。不幸太上有疾。口口命懸漏刻。而吾判家族出此。所以報也。事屬安定。何妄分彼我乎。禍今作矣。亟去。絕口祕前事。侂胄果爲飛語。中趙公。貶死衡陽。士不附者。盡以趙公黨坐之。自爲太師郡王。擅國命。絕席卿相。而公連刺外州。默默以卒。悲夫。公不矜功。不徇利。似矣。然

而。以。立。君。爲。難。者。雖。通。乎。百。世。猶。將。難。之。也。故。余。弗。敢。闕。以。待。信。史。焉。銘。曰。

昔。孝。宗。重。武。科。時。蔡。公。首。應。臚。甚。易。良。不。俠。麤。更。外。內。絕。尤。殊。領。賓。閣。前。比。無。遭。危。疑。建。大。謨。上。龍。飛。公。手。扶。出。三。州。自。戲。娛。翩。其。往。誰。特。書。萬。山。中。林。集。烏。碑。斯。今。振。古。初。

徐道暉墓誌銘

徐。照。字。道。暉。永。嘉。人。自。號。山。民。嗜。苦。茗。甚。於。飴。蜜。手。烹。口。噉。無。時。上。下。山。水。穿。幽。透。深。棄。日。留。夜。拾。其。勝。會。向。人。鋪。說。無。異。好。美。色。也。有。詩。數。百。斷。思。尤。奇。皆。橫。絕。歛。起。冰。懸。雪。跨。使。讀。者。變。踣。慘。慄。肯。首。吟。歎。不。自。已。然。無。異。語。皆。人。所。知。也。人。不。能。道。爾。蓋。魏。晉。名。家。多。發。興。高。遠。之。言。少。驗。物。切。近。之。實。及。沈。約。謝。朓。永。明。體。出。士。爭。效。之。初。猶。甚。艱。或。僅。得。一。偶。句。便。已。名。世。矣。夫。束。字。十。餘。五。色。彰。施。而。律。

呂。相。命。豈。易。工。哉。故。善。爲。是。者。取。成。於。心。寄。妍。於。物。融。會。一。法。滙。受。萬。象。稀。荅。桔。梗。時。而。爲。帝。無。不。按。節。赴。之。君。尊。臣。卑。賓。順。主。穆。如。丸。投。區。矢。破。的。此。唐。人。之。精。也。然。厭。之。者。謂。其。纖。碎。而。害。道。淫。肆。而。亂。雅。至。於。廷。設。九。奏。廣。袖。大。舞。而。反。以。浮。響。疑。宮。商。布。縷。繆。組。繡。則。失。其。所。以。爲。詩。矣。然。則。發。今。人。未。悟。之。機。回。百。年。已。廢。之。學。使。後。復。言。唐。詩。自。君。始。不。亦。詞。人。墨。卿。之。一。快。也。惜。其。不。尙。以。年。不。及。臻。乎。開。元。元。和。之。盛。而。君。既。死。同。爲。唐。詩。者。徐。璣。字。文。淵。翁。卷。字。靈。舒。趙。師。秀。字。紫。芝。紫。芝。集。常。朋。友。殯。且。葬。之。在。塔。山。林。額。兩。村。間。嘉。定。四。年。閏。月。二。十。三。日。距。卒。四。十。五。日。

銘曰

誦。其。詩。其。人。可。乎。身。可。沒。墓。不。可。無。

運使直閣郎中王公墓誌銘

此。則。峻。潔。而。健。矣。

詩人玉屑水心以爲論物切近四字  
字法虛活每遠論矣能與嚴  
冷浪之說於反放錄于此爲詩  
流商略之

公王氏諱聞禮字立之余既爲興之銘墓論其家世詳矣興之公兄也初公由太學用詹事恩補承務郎監湖州烏青鎮有醫善爲方得賜帶如從官吏畏之宴聖節居卿監上公按令黜其班又有訟其留人子女者奪以還民醫不勝忿挾他勢搖公因力求去知泉州惠安丞時禁私菴寮有壯屋號彌陀菴主僧倚郡將請囑爲姦利公捕立毀撤守怒詰問不測公徐疏以實守因敬公薦其賢待軍器所幹辦公事闕蜀帥辟鈐轄幹官兼制司眉之豪王姓養族人子族人爲大官併冒其籍已而有子族人子曰籍之財皆吾故物也不與弟一錢愬之二十年三獲罪矣公歎曰世未有齋巨產而子於人者且安得異籍遂中分之其兄乃服詣公謝一蜀傳誦以爲名判授湖北營田幹官瀘帥張孝芳被殺賊黨多免死配流過江陵公請帥奏於朝正

其罪會慶節禮畢吏以例白留山棚元夕張燈可就用也公曰歲不稔民且飢宴遊可預計耶力勸去之會公再從蜀帥辟機宜文字將祖道公曰山棚尙在不敢帥亟命除而後赴坐人兩賢之吳挺死屬光宗不豫久未遣代或謂吳氏世扞蜀故名吳家軍當暫置其子弟以俟命不然變生旣而累攝事者至軍亦皆死蜀人尤懼獨公持不可復選李世廣攝又半載朝廷始用張詔而以李爲副眾乃定辟知黎州西南夷曳失索結連青羌吐蕃五部竝反公切責諸將曰爾輩常諷蠻使叛而欲買降之利在已是以邊禍屢作取最甚者趙鼎魏大壽劾罷之拔義勇正將楊師傑委以討賊大渡河側有聚落曰三村居民百餘家素爲羌鄉導賊資以入寇公誘降之徙於內地邛部川王者盛於諸羌有女兒城賊借以出兵公以逆順喻之願助王師

蓋不許出常境如禁其境內既通也

曳失索勢始離然猶舉數千人圍安靜寨公厚賞募士內外合擊大破賊斬獲糧仗得免者十三四諸將欲乘勝渡河公止之曳失索請以買和舊約得犒而降公不許曰汝能斂兵束手當貸汝死否唯有戰耳公於安靜新舊寨中間擇險要築艮溪寨視二寨之闕修完之踰年曳失索乞降甚哀公已移知常州矣為庭受禮畢逕去曳失索泣送曰我以安撫恩威故來今安歸乎公慰遣曰汝第馴弭王化無他慮也自曳失索畔服二年中公本末精審不失機變今載其大者如此常之獄有手刃傭主及家數人皆死焚其廬州以無證佐奏裁公亟具駁論如法公在常如詹事治鄱以明義厚俗省爭訟為本滯案如山予奪皆盡秩且滿旱乾無年公疏救荒莫若預紹熙末費數十百萬而人相枕死如故者行之晚也又禁米不出境麪無越疆雖

貴家護載上司督發皆不聽是歲田無苾稔而民食猶自如朝廷命公留將卒行之不樂者排公竟罷起知德安府改太府丞除考功郎建言磨勘法文臣以四年武臣以五年而起理必自五六年之一日然或四五年而為歲六十九則五六年之一日而有不得任其後者矣非天子所以優臣下也請限歲終得磨勘至今行之出為江東轉運判官約浮拾漏未久有錢三十萬緡別藏以待非常為部內損積逋減月解廣德賑飢宣州南康修學養士費皆自出急吏緩民損上益下隨形糾割風俗大改加直祕閣仍運判以病主沖佑觀歸至蘭溪開禧二年六月十九日卒前數日與余書論事耿耿不疑其有疾也十二月辛酉葬於白巖宜人萬氏先卒再室以張氏子曰仲龍迪功郎江淮宣撫司准備差遣曰駙某官曰驩二壻曰朱蘊厚曰薛師

謙公果敢激烈當官職與事遇法理不順者直前疏治矢  
縱川決莫敢嬰忤信其志雖雷霆獨立猶面折無諱也在  
荊州向余劇語詹事紹隆間憂勞忠慮于時正邪賢不肖  
一一記憶無遺夫能知兄弟之意以達之於行事步趨若  
一人尺度若一手至充之於性放之於古其不合者少矣  
而基公者曰此一家政事爾余昔至泉距詹事三十五年  
矣其人思而愛之如初至浮光興之遺蹟又余所親見及  
公攝閩而遽去去常而復游也畫像以祠刊石以紀傾郭  
而逆送扶舟而後先不絕也一家政事何如哉然則爲公  
子孫者皆勤其業皆遵其教民世世被之皆曰一家政事  
然也不亦善乎銘曰  
未一版往復添遠  
仁智同源而異術鹽梅同味而異物偉歟立之而以剛聞  
資之以仁從兄之溫高岡千尋洪流萬里不爲清談著於

已事非色非聲眾人母之咨爾後來尙禰祖之

○陳叔向墓誌銘

此亦心禱學之文極有關係文亦動感有法

叔向名葵姓陳氏處州青田人父彥成宣教郎致仕君第  
進士莆田主簿攝尉盜獲法應改官君歎曰彼罪且死而  
吾利之耶簿緣故例掌僧租僧遺簿米有定數囊山一寺  
至六十石簿得之安君一掃絕教授婺州教官歲取錢米  
於學取職田於東陽縣數百千君別藏之爲諸生市書略  
具焉又教南外睦宗院趙丞相知福州君謂趙公未知道  
指告提耳累千餘言併以崇飲飾游爲戒趙公矍然受規  
薦審察授淮南運幹方議修石梁瓦梁堰君言今果行此  
則真滌和涵浸失業濠光安豐怨不保護六郡體大備圍  
當別求事遂格運司交幣將半而虜主卒北人要君改服  
君止不渡淮或勸姑聽許君曰漕檄令輸銀絹耳無預弔



卹必若改服須奏聞也虜不能奪竟常服而畢知平陽縣號爲劇煩君臨以至誠適緩急之中吏民畏悅紹熙五年正月五日卒官年五十六夫人洪氏後十四年卒子志仁志義五女嫁者鄉貢進士洪緯康伯起太學生劉之海之海死迪功郎監海鹽買納場席葆慶元四年十二月甲申葬永嘉縣三洲臺湖山乾道淳熙中間學日盛士梯山棧谷自力於善君仕不希舉有輒推其僚事父孝謹宣教君病不解衣數月兄弟相愛友門內諧樂無疾聲遽色祭廟以主合族以宗行義修內外完彬彬乎一鄉之和也有吉人良士之實矣君旣與魏益之游每恨志慮昏而無所明記憶煩而不足賴益之因教以盡棄所懷獨立於物之初未久忽大悟洪纖大小高下曲直皆髣髴若有見焉自是以師道歸益之且疑呂伯恭誦書徒多朱元晦修方不療

此陸氏之學

此蓋深存學術之憂

時呂公已下世矣朱公雖論未合然重其調直無隱士有比君所者必使往從之曰可以寡過也昔孔子稱憤啟悱發舉一而返三而孟子亦言充其四端至於能保四海往往近於今之所謂悟者然仁必有方道必有等未有一造而盡獲也一造而盡獲莊佛氏之妄也叔向掎包蒙之鑰遊於廣大而常自言用功益難進道愈遠古人今人皆未可輕議其勵志勇猛蓋不以悟自足也而益之不然獨守其悟而百聖之戶庭虛矣然則叔向之所以異於其師者益之亦未暇詳也二君死餘二十年余復老病追念往事悲慨無已銘曰

朱公論學極有實地水心是取於悟學也銘末爲美趙丞相亦切

履卑而行尊言約而義富經術修明表裏純茂美玉精金宜在清廟此趙公薦叔向之美也叔向之廟拂趙公如彼也趙公之敬聽叔向如此也嗚呼能用功名顯有以也

○黃子耕墓誌銘

子耕名當黃氏自金華遷分寧至本朝爲豫章聞家矣給事中廉曾祖也戶部尙書叔敖祖也朝散大夫埜父也太史庭堅字魯直者從祖也天下盡宗太史詩外夷殊域皆稱江西而黃氏由此不獨爲豫章聞家也子耕澄潤明澈雅服縑籍纖塵點俗揮絕限域人謂喚起魯直矣讀其詩詞如逗幽薄超高丘宇宙奇曠風露綽約人又謂非子耕所能魯直遺墨散落收拾未盡爾子耕不自是家學挈從郭子和朱元晦甚久取友雖魁傑士而皆行篤言信步步著繩墨未嘗放達而好恣潏蕩而無程也故子耕蚤歲名重江西調瑞昌主簿監文思院天子郊見上公貂蟬久遠暗淡大禮事務惶恐以咎子耕子耕出祇候庫牒指曰此未嘗許重鍍也且安所取金事務怒曰監官不材吏輩自

黃氏曰砂云子耕嘗宰蕪亭  
政後亦不少今刺不載而獨  
于其出盧陽知古考

治黃以信千古不刊之論

飾之子耕笑曰大臣莊其首所以敬天也若專知陪備豈勝任耶事務以爲玩已益怒盛氣將劾子耕或曰彼事大臣以禮子事大臣以詔可乎事務慚而止先是湖北安撫使章森薦可職事官前宰相趙雄知洪州又與轉運判官林湜薦至是給舍侍從又交薦要人使所親招之不往因其知盧陽縣遂以爲堂除五溪故獠獠族種逼迫雜耕省地上氣勢自由縣官不能主令子耕陳詩勸曉有公事立期信使之緊慢應手如一家人監司又爭薦朝廷第其語子耕亟授處州通判經總制有額無錢十收六七每歲三月右曹按籍校之有展減磨勘之文俗號爲殿最綱其法必行通判卑辭借係省預斂牙契常爲殿矣子耕會一郡成賦法應隸經總者以十年中酌取之閣免其逋負錢額均等故態盡革更爲最矣兩浙薦士又以子耕爲首主管

官告院大理寺簿軍器監丞歲為三遷善類皆喜曰嚮用  
 矣然子耕意不樂間行西湖戴蓮葉榜擊汰慨然歎曰我  
 昔在南北山一水一石無不自題品今無有清味何耶豈  
 耄耶抑市朝山林故相違耶遂以貧請去知台州又年餘  
 以從弟死請歸哭之論者頗疑其迂子耕請不已知袁州  
 過撫州哭弟哀甚得疾即謝事諸子進藥不肯飲示以喪  
 禮而已嘉定五年九月二十二日拍牀呼曰可行矣夜漏  
 上十刻手書起字挂掖之坐良久卒年六十三六年二月  
 丙申葬分寧縣雙井夫人吳氏子曰娃國子進士整子耕  
 卒後二十日亦卒曰在女嫁承事郎監隆興府苗米倉趙  
 崇斌先卒孫曰鏐初子耕得台州知其家世者謂晚暮以  
 信子耕子耕曰某書生蒙此過矣既至則勤苦夙夜先勸  
 後禁訟牒舊千計銷縮纔百餘悍頑易節巖險改行而郡

官為民僕不自言也

稱平治自頃吏道薰習所師用往往暴民之事也有欲行  
 惠利者共嗤笑之而州素簡陋禮文所當施而有闕者輒  
 曰吾未暇也子耕於酒稅不用最高比私賣偷贖陰縱之  
 減則例添升方人感其寬既而課入皆多於舊虛籍坊場  
 錢百餘萬非本界也壹償不自列而在民者猶太半貸不  
 復取縣當輸錢七千萬子耕曰前後相承至此爾不能為  
 鞭撻費也盡除之為濟糶倉貯穀青黃時下其價使不踴  
 為抵當庫儲錢雨雪時量民急與之置叢冢二葬棺千五  
 百置養濟院左為安老右為慈幼又別造安濟坊以居病  
 囚凡此皆自有子本使後不廢不徒為之名也廟學隘首  
 增修創櫺星門益諸生食有詞訴稱小學生者建小學擇  
 學諭教之製釋奠器服而儀門之兩廡儼為賈區久矣徙  
 而新之更作麗譙完城益壘班春閱武皆具亭觀坊巷表

揭悉可別識其費各數十百萬然後畿內之公侯秦漢之郡國稱其制矣余觀子耕了外物成壞猶影像空寂然而毫末愛惜於贏虧有無之間急迫備預於歲月倏忽之頃常食糟羹鮓肉家人不知從太守爲樂也特重教義興滅繼絕任爲己責方纂郡志或言謝顯道家焉訪之有謝官人者常代院長送符帖蓋親孫也子耕對之泣與冠帶買田宅祀顯道於二程之次曰自今其爲士人不知竟能如子耕志否昔人稱顧覲之晝日垂簾門堦閑寂彼將不以名蹟銜其志歟雖然使用世者皆若子耕之爲則治不勝舉而古人之功效可冀矣銘曰

○台州教授高君墓誌銘

君名松字國楹姓高氏福州長溪人曾祖亶祖亨不仕父融有素履起家衡州司戶參軍既乃遜其官與野僧遊一筇獨往經年忘歸家人常訪求深山始得之君紹熙元年中第授臨海主簿青田尉不赴教授台州嘉定四年十二月六日卒年五十八夫人何氏先卒三子峻岷嶽一女從浮屠六年後九月某日葬廉江山門始陳君舉爲名師自出新學文體一變集處多老成後特君少年能探請深處語移日精銳鋒起同進皆回目盼末坐試入高選史丞相當舉送奇之更擢第一然君不專爲科舉每黎明讀書夜丙止書益多見聞益高遠華枝蔓葉自然消落以是不驟合於俗而昔之同進反先達矣蓋二十年方有名第既而司戶死母陳夫人又死君益以其間放肆於書尋流會源今古終極不輕費一卷頃爲洗沐地也又二十年同年或

今上自經筵下必學後世之傳  
乎六經是也何世久而不變耶

已改官登朝而君方至台州故例博士撰解訓一二通據  
案抗聲讀諸生俯首聽謂之講書君曰是何所明耶令更  
進迭問疑難交發滿意而退士人喜來學日衆學既久敝  
欲大釐改令下一郡父兄歡服然君已病矣嗟夫君不以  
老厭仕幾及時也不以貧願仕幾有行也時有早莫莫亦  
可也而猶無時何也行有大小小亦可也而猶無行何也  
始之難於仕不忘修也仕而難於祿愈其修也修之數十  
年矣而用之不能終日何也孔氏之言曰良農能稼而不  
能穡嗟夫君亦不能穡而已蓄數十年之種而芽無獲焉

銘曰

吾嘗歸自南方而過桐山之里始脫幽險愛其衍美模山  
寫水宜產文士曷又闕之尙以孫子

戴夫人墓誌銘

此不依調

夫人戴氏黃巖人嫁同縣丁世雄年四十七慶元六年二  
月二十五日卒十二月二十一日葬從其夫子木某官復  
某官初少雲外豪華中易直價傾一縣客自天台鴈蕩者  
多歸之少雲必留張飲佩蘭淪茗窮日夜與娛樂夫人整  
坐裏向杯酒甌羹凡贈遺之物親自經手飲散少雲鼻息  
鼾鼾夫人吹燈起檢料內外復治具如昨日矣如是終少  
雲之身少雲卒木生十五歲夫人趣使請余爲銘意欲永  
其夫之傳也木遂走他郡從碩師而夫人方翻拆舊廬斂  
工斲材比歸則高屋長梁瓦染皆奐然矣又不幸死早二  
子未極壯長然家事已治遵行之自若十年間木登科佐  
安撫使幕報旗勅牒交道同時射策知名士絡繹踵門爲  
士大夫家丁村未有也夫人及少雲歡喜於墓下曰得吾  
願哉余每患世之夫婦殊性有所經營其夫欲廣婦必曰

狹看設於外夫欲崇侈婦必以儉人有求假夫子欲與婦  
輒恡固論已定慮已行婦從中沮止十事稀八九壞矣雖  
然陽疏而陰密一於張施而無以孳聚則家亦或不成未  
可盡非也若夫德與夫同趨好不異夫有滯意委曲以申  
之夫雖開口斥大反過洗其陋完其鄙襲其缺補其薄人  
以是爲非婦人之常也然而益厚其家非稟摯之卓安能  
若夫人是也余嘉夫人與少雲志合類從終以畀其子孫  
也故復爲銘銘曰

昔種之木陰復陰昔讀之書單厥心其牆幾仞高自今

劉子怡墓誌銘

先此七八十年仙居清通兩鄉間有隱者劉君名愈字進  
之學佛得空解自稱無相紹興庚午大饑民將流亡君願  
令平治險道不足又以其家山林從使樵賣不足遂以砧

基薄貸米於官足之比及秋獲自償也甲戌復饑民相誘  
爲劫稠樹村尤甚縣尉不敢前議益以鄉兵君曰人心方  
搖激則愈亂矣單馬至下渡潭坐酒坊呼其首鄭重開說  
衆悟且慚相謂曰昔劉居士救我死以有今日不可違也  
遂散去餘亦隨止隆興壬午癸未大風甲申大旱草根木  
實俱盡君亟入匭函乞發常平賣度僧牒轉糴他州詞甚  
哀痛上大驚曰温州荒耶此何人者能爲朕言時太守袁  
孚代歸中道詔令復還以君書付之悉如其請是三大饑  
長老所記號爲厄運而柎溪之人能團聚生活不殫殘於  
餓羸者君力也溪有石出中流大如兩楹屋其下爲洞穴  
號石歆舟失勢瞬息已投敵中君與鄉人陳常謀曰是不  
可鑿累石障之水別行乃免或架木爲橋以下魚者雨暴  
集則舟泊不敢動自菘田至潮際相望也君爲白縣皆撤

言錢及百物將備家用也  
又不散也

去自是始安流矣。州賣鹽七十四萬八千餘斤。吏抑配四五等戶。常以一徵。二日較。月比。民不賴存。君遣子扣御史曰：天下疾愁，安有公不知知安有不言乎？得罷增數者十餘萬斤。君曰：是何足以寬民？爭六年不已。竟減二十五萬餘斤。至今民不復買鹽。然後生或不知爲君賜也。君既以人利害爲身苦樂，酸儒窶子相和趨之，飯羹不完，飽錢百物，準作家計。俄又割裂伺於枕，候於垣，出門不暇，遠家人曰：吾翁其反舍，則異色人四集如市矣。六子五姪皆樸靜重訥，未嘗程督鵠侍，株立不一亂聲色。幼子偲君愛之，曰：能大吾門。士偲方實詳審時，然後言輩行推爲巨人長者。君所欲行奉命，恐後寒暑千里外，舉無情容。君既卒，家稍衰，遇往事力不能應，縮手皺眉，噓氣而已。士偲死，子公億眩悶踴沒涕，糜榮地而言曰：屈吾父哉！抑吾祖哉！余少學

於君，數其前後師儒，蓋有名士也。論堂肄室皆整，監書法帖皆備。程張密語，蘇黃快句，子孫皆班班能道之。今兩鄉文物爭自磨洗，齊衡一州，自君始也。方其時，寒谷窮人拜手扣額，倚君爲命，拯難關，阻臻於夷行，其德大矣。而報效顧茫然，何哉？豈富貴利樂必自占而忘已，以徇人破家而就義者，勢固當爾耶？禹稷憂天下，飢溺孟子以爲顏回同道，蓋其位分各使然也。君一夫微甚，而憂衆人之飢溺，踰其分出其位矣。豈天意遂不許也？余不能知也。故因士偲葬書以遺公，億勒其冢旁，以俟窮理者考焉。士偲字子怡，余友也。銘曰：

畚溪之丘，粟可倉兮。導溪之流，舟可方兮。扶其艱凶，底太康兮。闡其字文，中州抗兮。猗嗟若人，孰可忘兮。曷未報之，問彼蒼兮。

劉夫人墓誌銘

宜人姓劉氏名善敬永嘉人祖安上給事中父誥監泉州市舶務夫鮑瀟朝散大夫知融州嘉定五年年六十四七月二十四日卒七年正月十八日葬仙桂鄉安豐與子槩早卒埜寧德縣尉孫營將仕郎當鼎始清卿喜禪學跌坐辟觀湛慧凝寂而埜□□□古今宗說蔓衍數百千卷橫豎案上脈理斷絕□下勘點曰某話墮某未圓山袍野衲爲不請之友所造詣人莫測也夫人素無婦女氣習簡服用鄙塗飾資度冲遠聞清卿與埜持論月邁歲往性現根熟一旦昭徹情識俱盡機鏽洞照時出頌偈迴脫常語旣病以珠步搖付埜曰以是具棺衾垂畢閱視盥手而逝埜爲余言如此昔龐蘊夫婦破家從禪至賣漉籬自給男女不婚嫁爭相爲死言論播於天下浮屠世世記之以爲超異奇特人也雖然使皆若蘊則人空而道廢釋氏之徒亦不立矣夫人佐其夫有恩清卿病八年一飯皆自煮內事無鍼縷不整家行無纖髮不備欲樂棲止倫紀通明若是而共遊乎方之外可也非爲蘊者也銘曰  
旣歇旣休不遯不流何淨何垢無前無後

沈仲一墓誌銘

沈君名體仁字仲一先從吳興避唐亂遷温州爲瑞安名家有彬老者北遊程氏師生間得性命微旨經世大意方禁春秋學石經甫刻卽廢彬老竊賂守者自摹藏之君生後百餘年珍其遺書嚴奉若祕文焉志意閎雅鄙遠聲利常言沈氏本以儒術廉恥興門戶柰何求官達問生產與俗人較高下哉敬士好文十室之譽一詠之工無不降屈坐者滿堂酬義侃侃夜後市音聞寂乃聞獨誦聲琅然嘉



定四年君年六十二卒許令適來余謂令仲一疾幸少平何遽今日吾行也邑之大夫集仲一所爲別勞動而然余始疑君豈爲縣多交關耶而力病至此令慘戚良久曰自吾爲邑三年仲一無指尖訟到庭然守煎俸逼時輟假不吝吾賴仲一常兄事之然每節朔束帶相看啜茗徑去矣歷十餘令無不然者其力病至此爲禮爾余以是多其保家有常節也又參之所聞君終身有師陳君舉是已記其言觀其行老而益恭然不依以爲重其取友道廣賢者親之貧者存之授廬丐食死而不貳然不恃以自重蓋其持身有常度也天行或飢凶民利欲建置君率先推與無疑然歲熟不以爲德役成不以爲功彼偶汗漫敗事亦無恨意不追誚首議者蓋其應事有常準也凡若此豈於君於法書書之亦爲後世法也夫人項氏四子曰楹曰東卿曰

煥道曰得翁爲尼未嫁七女張埴趙炳項振玉薛仲序仲案爲其壻埴筠州錄參仲序鎮江府司戶仲案將仕郎五年楹等葬君於北湖馬輿山而以項氏之命來曰吾夫行事知者以爲賢不知者以爲難吾雖婦人不敢廢也其在時手鈔子文自甲至癸戒東卿異日死不得斯文以銘吾墓猶不葬也余念一生與君相邂逅不數四列禦寇之於南郭子疎矣有間矣而能望余深如此豈其寄情高遠真有在於形質之外邪銘曰

冰肝雪膽自琢磨書林畫苑紛交羅詩得好語終夜哦今雖遠矣山之阿豈無風月相與過

胡崇禮墓誌銘

崇禮胡氏名擢會稽餘姚人自承務郎監臨安府樓店務西京中嶽廟兩浙轉運使浙西茶鹽司幹官慶元元年五

月某日卒於吳年四十九二年十二月某日葬翁湖山夫  
人周氏二子衛衍二女長嫁歙縣主簿石孝淳崇禮本末  
單厚終始信實啟發穎銳而守以凝固激厲勇敢而行以  
和順俗所溺情戲鄙詐未嘗留色眾所競儼巧黠慧未嘗  
接心父禮部尙書沂乾道名卿衣冠推其表則兄監周易  
庫拱淳熙名士朋友載其言行崇禮步趨顧省無一事不  
以父兄爲法夢想跂及無一念不以家門爲重先世故書  
緹囊珍篋重封之屏几遺字籠玩往復或移日尙書階不  
及謚崇禮頓首麗正門請曰先臣幸以詹事侍陛下東宮  
光宗惻然特賜謚既定章簡又曰此非所以謚臣父也卒  
易獻簡乃已回易不幸棄盛年崇禮悲哀思慕自罷官乞  
岳祠曰不得是無以葬吾兄餘姚之胡岡連壟接者八世  
矣族人貧富相通親疎相卹墮枝脫葉亦使自存越人言

松檟壽鬱能無毀傷者或羨胡氏蓋崇禮營護其間也在  
運司覈諸縣板帳一日條無名重賦白於長請盡除之長  
憚其直遂爲謝曰當議而行不敢迂也甲寅乙卯歲浙西  
先旱後水湖常州死無虛室縣梁河堤積屍千數崇禮泣  
懇於朝適會所知爲丞相急轉米多賣僧去長興安吉山  
谷中緣門糜飲之民賴以少蘇旣而崇禮良苦被疾遂不  
起此皆其親戚所記鄉里所傳而余識崇禮且見且聞不  
忘者也初朱元晦呂伯恭以道學教閩浙士有陸子靜後  
出號稱徑要簡捷諸生或立語已感動悟入矣以故越人  
爲其學尤眾兩併笠夜續燈聚崇禮之家皆澄坐內觀周  
氏賢明身治鮭菜供飯羹歷歲閏無改其度士旣成名  
無不向重崇禮謂宜世用然竟不遇不壽死死後十五日  
周氏死又八日幼女亦死衛衍尙少浮樞縱橫而歸吳越

陸學自宋印行越至而南有  
陽明蓋其同源遠矣

衛字街道官玉侍神師字  
衍官玉也深滿字七官官  
温州崇禮名名拱字達材

人皆咨嗟痛惜以爲天之於吉人善士何其不少假易至此而崇禮執義秉德既乏爲善之報而死亡摧折之慘反加甚耶然其後未久衛登進士第登朝今爲朝奉郎通判明州衍後其兄通直郎知黃巖縣贈崇禮官五品周氏安人胡氏其復起起必崇禮子孫而天之於吉人善士其終不虛其應特有久近淺深而已嘉定六年冬衛偶來永嘉見余言舊事相對歎息余觀衛懇懇於學術衰廢之餘補綴張設若欲繼其先者嗚呼是胡氏義理德性之傳而崇禮之靈所以相之也影響遲速何足計哉銘曰  
生而知方學而蹈道職當成身豈限常報淺耕先穫深種後收靜而自至福焉待求露楸亭亭雲塚翼翼崇禮之銘于以尙德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墓誌銘

校書郎王公夷仲墓誌銘

進士試御前考官定號名來上所謂高第者天子常親擢賜之天下以此占上意好惡而士之遇否治之通塞係焉紹興二十七年永嘉王龜齡爲第一臨海王夷仲實第四於是高宗臨政久日新其德思與草野奇傑士共起世務遍閱所對策取能伸直節吐敢言者無問下第卽拔置之而夷仲至舉司前後頓挫十數往返僦然窮老矣忽一日受明主不貲之恩如此龜齡旣爲一時所宗而夷仲與同時登甲科者亦皆獲重名於世至今稱策士之盛必曰丁丑榜爲然然則豈士能自高耶蓋上好之爾夷仲循臨海縣人曾祖安禮祖居中父庭筠解褐婺州推官滿秩待太

仲下當有名字

學博士闕召試爲祕書省正字兼聖政檢討官遷校書郎  
足疾乞玉隆觀明年乾道三年年六十一疾甚以六月五  
日卒四年二月九日葬重暉鄉唐奧山夫人賈氏先一年  
卒後三十二年長子似之卒次日應之免解進士幼日棐  
女嫁故知池州趙善臨孫日象祖日革日夢龍日丕祖日  
淡日字孫日文子棐夢龍中進士第棐浙西安撫司幹官  
夢龍信州教官始夷仲在婺孝宗立賜軍兵錢州無見緡  
未給也守方宴賓卒不顧衝幕徑上雜坐妄語夷仲聞變  
步行入府門卒望見卽招手下日節推來躬聲喏如平日  
且愬日侍郎犒賞遲又欲折支與健兒懣夷仲笑日汝誤  
矣卽位例將四十年兵火散落我攢檢方畢何得爲遲錢  
已在庫何名爲折卒稍退夷仲白守借於他司俄又報兵  
士毆庫吏死矣夷仲怒叱日汝不聽名次而亂取必斬無

赦卒意折皆日依節推說始散去州人極以此多君括有  
二士人家銀見官爲烹採而吳郡王自右曹符下攫取之  
士拒不聽吳謂其劫也移數獄至婺夷仲諷守守日吁是  
力足畏也夷仲日畏理耶毋力守因以委夷仲亟至右獄  
問詞主安在吏日官人也隨司爾夷仲鞭吏急追詞主將  
械之其人大懼首服士幸免守併以此知君旣入參政事  
故決意薦君矣在館爲省試點檢得詩賦卷白於衆以爲  
絕出也獨一參詳及同知論未合爾明日同僚來告日事  
去矣同知陞諫長參詳亦入臺矣夷仲日不然此程文丁  
拙也無關臺諫力辨之竟放高等四方士補試於貢院晨  
門未啟值息日行香至親王不得前取別巷過宰相街司  
競棘叢中或傳坐此罷太學矣夷仲輪對從容爲上言上  
日聞無賴者亦來耶夷仲日誠然萬人之聚固無不有然

異日爲陛下棟梁者皆是也。上意解浮語浸息。故夷仲雖不及預大議而果決敢辯危事。堅正能遏橫流。余又聞一日上批夷仲及張校書恪皆爲察官。當筆參政使所親賀。夷仲皇恐辭曰：某叨忝未逾月，便作御史，人不謂有徑路乎？懼終不許。因草劄若備對者言：考第舉員而後改官，不刊之法也。近世或入穀或獻書，或父祖勳伐，或特旨上殿，皆得改秩。雖由權道，徒啟倖門，非祖宗意也。所親果復至，曰：上命無庸辭也。夷仲出其橐，知不可奪，遂兩寢之。具於進退，又能自重如此。居貧尤厲操贖質，而得金價十倍。家人有喜色。夷仲趣使還之，曰：五月披羊裘而負薪，豈拾遺金也？攝俸十月食本俸而已。俸時攝州兼取之，有司劾其罪，倖窘持券五百祝夷仲曰：請書紙爲驗。夷仲反券與書。

嗚呼夷仲不幸而不盡用，然迹其素守本末而後知高宗之親擢，可謂知人也。已銘曰：

噫蓄之早而售之晚，道與世異用與好反。後五十年記在碑板。

○○○華文閣待制知廬州錢公墓誌銘

公姓錢氏，諱之望，字表臣，常州晉陵人。曾祖孟回，殿中丞。祖知雄，父友，贈中散大夫。少放達，喜奇策。虜亮至瓜洲，參贊虞允文方課水戰，公請呼海船在澄江者，雜舟師上下，八面乘風，截流若神，賊駭不測，可沮徑渡之計。虞公行其說，且問今當何向？時虜號百萬，江東危恐，公曰：兵無衆寡，勇者先奮，躁者先敗。賊雖蟻聚而棄，信殘酷，驅脅遠來，下莫順聽。此內潰之勢也。願無怯而靜以待其變。未幾虜殺亮而遁，符離之役，道謁張忠獻公，曰：相公何不三邊並出。

使彼東西奔命大功可立也。今獨趨海泗一不如志疑謗交起無能爲矣。竟如公言登乾道五年進士第授襄陽府大軍倉虞丞相錄前驗差江西帥屬賴文政反前帥龔參政茂良白上以賊委公公薦黃倬可用爲方畧授之立擒文政改官增秩公奏賞倬宜厚臣濫恩也可損上多公讓從之以宣教郎添差通判鎮江府母喪免再通判鎮江府知光州未行知楚州上猶遲之改知和州初上令建康都統郭綱及淮西帥漕實官田括隱占使兵爲耕公極諫括田擾事不速集但擇故荒圩美田五百七頃溝墾牛犁踰月皆具兵亟就屯民不知役和故任武守連數人益壞公檢御有方郡復完代還上論事甚久因歎機會無有公對今有之恐陛下未能行上愕曰何謂也公曰曹操伐烏丸劉備謀襲許今虜酋往上京兵將從者十七八儻鼓行卽

前彼子憐於室父困於塗往返萬里士馬疲極將何以戰一二日之機古人必爭况歲月懸隔乎上拊床曰好機會無人道此除金部郎官俄知楚州用屯田勞直祕閣議者以濠楚使効多代名自今逃死須言上乃得收既有旨公言乾道初招魏勝郭昇張榮義從人給田勿課役勒五部月一至州習射犒激名曰使効蓋陝西弓箭手法也纔三百餘人耳州縣惡其獷銳難制死亡不復補甚者抑不令赴州失本意矣然則非官所廩安用代名雖曰免稅而所謂歸正人皆未起課役非以使効故特優幸議者殆未詳也公遂募五百人部伍精熟盜不敢發於是上令教兩淮民兵萬弩手而公選勝兵七千八十九人參之軍制束以隊伍別以事藝嚴以訓練他日上遣官拍試獨楚應格始公患大軍更戍無留郡兵山水寨不就律無以應敵自徐

子寅於山陽寶應置三十六莊寨禁無得私有軍實犯者  
衆而羊家寨瀕大海姦猾所聚公籍其尤剽悍二千三十  
五人約爲急難備且弛禁許挾弓弩自便皆感悅從命有  
李植者自言宿遷人韓世忠罷攻淮陽植父將與宗族鄉  
里自拔從之今已零落尙四五百家公歎曰諸葛孔明西  
縣之民也令植轉相語得四百十六人定其要束與莊寨  
同上爲特補植官在州四年所行多此類進直徽猷閣公  
又條三邊戰守事曰揚州有三城三塘楚有大小清河淮  
東恃此謂扼虜來處足矣虜設乘虛自招信盱眙抵淮陰  
不一日薄揚州不二日滁真通泰亦徑至江上彼兩路何  
獨不然陛下可無令韓琦范仲淹者通一路險易熟議之  
乎且卒飢財匱兵少今日之大患也然而卒欲飽則財愈  
乏矣財欲無乏則減兵且不暇其何以增若兵自耕民自

戰沿江諸軍各擇地分內閑田種之而民兵萬弩手用一  
法給器械較精惰畧計可十五萬與屯田大兵相參此三  
路之郭郭也昔韓世忠在鎮江張浚在建康淮東西便爲  
地分大儀天長昭關柘臯虜來則戰豈有定所三衙助之  
所向克捷近諸郡修城築堡遣兵戍戍犬牙占認尺寸之  
外胡越自分如是則誰肯出力會戰於要害之地耶臣觀  
諸軍氣習今昔頓殊昔欲戰不欲守今言守不言戰馴致  
疲憊十年之外雖守不能矣陛下幸詔諸將復紹興地名  
使如世忠浚輩苦戰立勳夢寐庶幾無令消磨坐相視盡  
孝宗省奏太息曰方天下無事人樂安靜莫肯更張此論  
可謂憂深矣時光宗參決上顧曰太子熟看人材須用方  
見和親久材無所施更無事當遂委靡朕思之慄然太子  
宜常在念錢某可使帥揚州是歲淳熙十五年也兩自五

月至六月清河溢隳城千丈公拊循賑貸恩紀勤備楚人德之進直寶文閣知襄陽府言者謂公昨在楚旣修城水卒突壞削職罷公始至楚以舊樓櫓不壯易之千間城敗非樓櫓咎蓋言者誤也知靜江府私錢濫惡流入兩浙朝廷議禁絕提點鐵冶劉煒請以私錢二當官錢一抽貫數百約其多少府庫皆封鑄市邑關閉兩淮騷然公四疏言止弊息姦要在安靜淮東地不產鐵人不私鑄貨幣轉易民何罪焉且天下安危在邊北使過淮耳目所接繫國體尤重上悟以官會椿管米度牒僧費數百萬緡盡收淮東西私錢納鑪鞴中而後少定然時宰諱公言切竟以失察私錢坐鑄一官安撫司兵自劉綱向子固有東西寨使効晁公武有効用郭棣有効士有強勇名號雜軍律不齊豪盜隱伏爲一方患公請併爲強勇募材武足千人隸御前

置統領守將之宿蠹始革公之在揚會復治兩淮民兵而公在楚日旣施設有緒至是遂具爲一路條目取丁結隊執色總首分部開收任責七事上悉行之仍下其法於淮西及將進丁入老公手書屬郡喻上指懇切選丁壯四萬八千二百餘人增舊籍三之一於是淮西趙鞏奏罷萬弩手上付公相度公奏紹興末孝宗命張浚置御前萬弩營於建康癸未戍泗州甲申與虜鬪皆有功乙酉講解散歸其家乾道中令徐子寅復置于真州其後就田自便不復喚集二十三年矣弩藝劣弱壯健銷墮鞏所見近事也至於土著無逃亡之患自耕無坐食之費民兵萬弩手最爲近古孝宗所命浚所行不可廢也不原其立法之初而議其受弊之末則羊亡而禮從之矣萬弩手得不廢蓋公在楚四年在揚三年及前後反覆爲上言大抵以屯田民兵



萬弩手山水寨爲進戰退守之要始末皆守一說思慮皆執一意非若他視時上下隨世改易揣摩而投合之也王卿月使虜道病公代之既除直龍圖閣再任而言官以公營運販易降顯謨閣罷初公之併強勇軍總領必欲使揚州自當券食之半公爭不獲別爲營運以其息給之又力爭曰御前軍而仰食州郡可乎五具奏始已以本錢歸備邊庫自是公屢被詆輒黜有造遊士之獄者索其褚中得公彈文檢御史所上不差一字復以公提點鑄錢事留爲軍器監實錄院檢討官將用矣而大奚山盜起故除祕閣修撰知廣州大奚孤峙海中去州一潮汐民煮鹽自業漁採亡命羣聚吏兵容之非一日提鹽繩之急怨而爲變諸司招捕前却異同紛紜賊愈橫遂空巢窟奪客舟徑指城下州人大恐將逃公麾諸軍奮擊一戰殄滅列柵山上分

兵戍之微公決策廣東幾亂併闕官罷攝士捐丁田米分鈔廩日錢歲萬七千繕場務積欠四萬餘緡珠香翠毛不買一錢除華文闕待制尋知隆興府蕃漢攀路涕泣改知廬州至數月疾病參半猶自力判諸司累訟不定數百事光黃民爭持曲直詣公會最郡用除其冗複歲省萬五千餘緡衙兵兩寨以客將書表爲將佐公一澄革又以安豐忠勇軍不治奏斥統制邊公彥欲考詳沿邊利害別爲綱目而公病不起以慶元五年七月十八日卒年六十九廬人及淮西人待公疾瘳投詞者千餘人嗟嘆曰包待制死耶作十五詠詩以傷之六年三月十八日葬江陰縣昭聞鄉由里山令人何氏後公四十二日卒祔焉子延碩早夭廷玉某官廷瑞某官廷玠某官一女先嫁戎知剛再嫁某官孫男二孫女六階中大夫爵晉陵男初孝宗雖脩紹興

故事復與虜通使而以其間討軍政講邊備陰擇奇材爲  
有事之用親擢下僚至貴顯數十百人公能最高誠款內  
發事有不便陳義指切未嘗顧望所建置後皆遵行不敢  
變然世未能知故具記其言與事所以見天子鑒識盡下  
人臣憂懼思職而公之遇合可考矣銘曰

孝宗上聖忘已好能匪徒好之超侯躡卿時惟錢公百選  
一逢材如源泉汲用無窮揚東豫西越南雍北四郊不警  
雖警迄息冠帶羣胡韶勺世讐畏戰靡靡明主所憂孝宗  
賓天公困多毀侍從晚矣歲月弗止既謀既明既勤既成  
當時不知況彼後生孰遠而存孰堅而朽我垂於文以俟  
夫久

穎控胎石長篇而力足心平之在歐王集中亦爲佳文

陳秀伯墓誌銘

潔勁

平陽豪士陳君堯英字秀伯少有大志一時貴人非其能

所致雖其能所致而終不足以立視之皆如無也紹興六  
年上書登聞陳策十二明年正月再上清朝政序序亦十  
二語益切三月復上兵書指畫利害尤急高宗異之令政  
事堂召問君既不求和爲是而書語侵中書執政固不  
喜至召問君長揖色倨論事泉湧不屈執政愈怒奏罷之  
君不悔也將歸又以三書抵宰相曰苟違某言中興之業  
未見其可高宗側身修行以來天下之士四方獻進接踵  
釋白袍取通官美職衆矣嗚呼君之言不用而身無成亦  
豈其命也歟後七年君始入太學學法不許上書君亦絕  
不及當世獨場屋對策猶抗言如故以是無所合夫親遇  
明主于說悟意九筵之室可陞而登屢省之歌可颺而廣  
也尙邂逅不偶况一夫之取捨何足動心乎隱顯窮達之  
際在君可以無憾矣君所居號陳營里其先自蘭溪來至

君九世先造一宅推與兄塘瀆疏通衢路回達華棖復廂如邦侯邑君之宮又能薄已厚人赴其急時多貸少償鄉曲常依爲惠主此雖不足以見君之材然士蓋有一不得於世則銷墮摧折併其餘不能有爲矣是故不可無錄也君年七十卒淳熙五年十一月九日十年十月辛酉葬東山夫人黃氏一子曰雅言先君四年卒雅言之子曰昂從余三十年請曰某常欲以吾祖爲託至是始克有言也銘曰徐樂嚴安幅臆見收有嘉秀伯良亦其儔誰不我與東山之休

著作佐郎錢君墓誌銘

君錢忠懿王九世孫五世祖端州司理名尚自錢塘徙温州樂清爲其邑人祖堯卿孝友任郵有實行紹興中州舉孝廉未及召而卒因表其居曰孝廉里父選贈承事郎君

名敬直字敬子紹熙元年試禮部第一或謂士人以祧廟諱自名宜避因改易直而字季莊教授太平州入爲太學錄博士太常博士祕書郎著作佐郎以疾得知池州嘉定四年五月丁亥卒年四十四於是池州未被命也朝廷以故例在館者官其子衡之將仕郎宜人翁氏先已死遂以六年十月辛酉偕葬孝廉里東偏曰獅巖次子曰德之二女未嫁君十歲能通記春秋三傳以其意作場屋文字機捷開闔腴澤粹好長老之有科目立聲價者反媿之曰是烏得爲童子耶稍長學知古人統緒廣大高遠則遂慨然歎曰時文不足爲矣常積書自繞爲至夜不解帶旦不類翻研覆精必以己所自到者爲是由是雲蒸川流筆態橫生膏潤冰釋義理溢發玉纈金輝材質早成性尤沈密不輕用所能蓋人羣居論難鋒起方人以病物君不出一語

人莫能窺頗疑君循默爲身計朋友或竊議君聞殊不介意至在奉常乞爲范公祖禹謚正獻有內侍得旨賜謚者拒弗爲謚人始知君能於事有短長其間矣在太史因火災迫宮廟時君疾已亟臥牀令兄子本之抄橐封上自宰相近臣及當時要務畧皆盡言無隱於是人又知君能陳義憤激莫而後發時而後言也爲善獲譽其報爲福常理也好惡變遷真僞難知以善爲盜則譽方爲謗福方爲禍亦常勢也君不幸立於問學之末流而當好惡毀譽之未定進而與世偶疑若多禍而鮮福矣然君廉不爲劾方不爲割不形物以明己不離眾以獨立也世環視而不得短則深厚不伐之名交歸之而大官美爵將傾赴焉人謂君必以此貴重矣而又遽死嗚呼合人之所不能合而猶不能與人以其所當與是天之爲耶雖然合人之所不能合者

正其義也非求合也不與人以其所當與君子無怨於天可也銘曰

一縣始集兮填如堵牆朋來數州兮紛其盈堂繾綣我從兮三十兩霜今弗顧兮悲安放天高高兮地廣廣詔無窮兮靈勿爽

觀銘詞亦此心門人也後半言甚沈激而言之不能刺露若在王歐手則字令人意滿也

○○○劉建翁墓誌銘

祥曲而遠神理極似班孟堅後世則歸熙甫也

莆田劉起晦字建翁淳熙戊戌進士及第任福清主簿監建康府榷貨務知貴溪縣江西安撫司機宜召試祕書省正字兼吳益王教授開禧元年五月卒葬石室西原夫人方氏二子曰希醇某官曰希深建翁父名朔莆人號二劉先生者先生歿乾道中年太早非顯官家薄不自振業天下悲憐之曰是寧有子耶及建翁勝冠帶克邁競強志義修立聲名遠聞人士皆喜走相傳筆相告也既中乙第愈

益喜爲勸飲相樂也。任所歷無不爭薦君曰：劉復之子渠可後之。建翁有所擇曰：某不宜受，亦不敢怒也。然所薦不  
過關陞改官，則固州縣常舉爾。至爲館職，然後厭曰：足以  
待建翁矣。嗟夫！建翁底法，父不忝父，致大稱譽，自其理而  
天下於建翁父子，乃鄭重不已如此，亦足以知好善者人  
之同心而爲善者之不可怠也。建翁韻甚清，氣安而兒和  
懸會宿解，不以滯吝嬰物事。雖漫汗麓梗，經建翁手，必有  
條流秩序，後可循守也。治縣極寬，不爲節限訟者，從容各  
盡其辭，已而敷暢折衷，隱情遁節，如鏡見象，姦民未嘗不  
避影斂跡也。市里寒人，必知名數，雨雪凍仆，計口與錢米  
疾癘天行，自煮藥，不幸死，給棺斂。縣東起孤獨廬，西安樂  
坊歲減斛面米六千石，糴本錢六十萬。貴溪人謂建翁不  
曰知縣曰吾翁也。故聞其卒，罷市聚哭，爲佛老事五晝夜。

建翁旣爲上下信服，同時有作邑者，內不善爲正字，其人  
適在言地，誣奏罷之。夫舉一世所愛，不能勝一人所忌，使  
建翁稍進用，必爭是非，辨邪正，決不能使一世盡愛建翁  
也。然則世之所以愛建翁者，豈能知之哉？建翁內事兩世  
母，奉從兄撫幼弟，外交友朋，接鄉里，通無共有，盡敬極孝，  
一如二父人，不知二劉已死也。居室尤陋，不改，余間過之，  
及門而下，建翁逡巡出迎中街，笑曰：自二父在而四方之  
過莆者，無不造於庭，蓋今之轎大於舊矣，乃世變也。余亦  
笑曰：轎雖大，不數寸，公門扉無乃太狹乎？而不知變耶？其  
偏擊四圍之，僅通戶牖。建翁指示余曰：此吾二父講學處也。  
余低徊久之，不能去。云銘曰：  
建翁之於父材德，同年壽同官職，又同曷爲踰之，而有不  
逢悲哉。

朝議大夫知處州蔣公墓誌銘

蔣氏本陽羨人梁普通初渙爲永嘉守渙弟湛以西華奇山也留居不歸武帝賢而官之命後守卽廬授焉故鄉名建牙至公會祖錫祖扶父贈中大夫惇及上五世皆家郭南公諱行簡字仲可學不爲舉子達於世用器度凝審登紹興庚午進士第時荆帥孫汝翼從事查籥皆名士傾待公遂與薛公士隆壻孫氏主仙遊縣簿辟四川制置司屬官罷爲滁州判官虜亮且反公請調丹陽弩手三千守清流關副之州兵滁可保也主兵官笑不應公遽令遠斥候虜旣大入滁人徐渡江僮妾不逃器用無喪又督運於天長傳言虜兵至矣合尉欲棄芻茭而逝公曰姑止急燔之毋爲盜資虜不敢進有以擅焚糧請劾公制置使劉錡曰此真知兵也乃已監明州市舶務舶船至卽日抽掣親自

評量隨麓細立盡老僧束手蕃客跪公前昂其首加手於額拊地以謝秀安僖王歎曰天下安有如此好監官諸司相謂不旬月舉員畢知海鹽縣太守告公曰縣壞久欠州用經總數巨萬得材令庶補足乎公正色拒之已而新錢有餘舊欠亦補及季年餘錢一萬一千倅行縣知之促公使具鈔公曰此夏稅錢代者事爾倅曰使君方以善理財薦公何必留錢爲後人耶公縮舌駭曰善理財豈美名歟倅慙而止還朝哀平生著書五十篇號樞言上之執政愛其文曰院轉選也公不顧去通判興國軍大旱疫被數路公從一馬二卒齎咬咀藥半夜宿村舍空常平以救他日過之所至輒數千人送迎知軍怪問其故皆泣曰昔不遇此通判吾屬闔門死矣知峽州歸舟無輜重有壓動石十餘絡棄之王丞相同僚也周丞相同年也爭勞公良苦曰

郎有闕可待也。公力辭曰：重內輕外，無甚於今。某老矣，朝謁之禮不堪也。知常德府諸司舉異績，對後苑清暉殿光宗面稱肯十數畫，時送中書值留丞相引去，逾月不決。不果用。知處州。公治郡以愛惜知縣爲本，獄訟賦輸使任其殿，負文檄付遞鋪一人不至。縣庭武陵二年，軍律嚴靜，蠻獠震服。省地晏然，括蒼去鄉近，治之尤詳。更造板籍，隱寄飛寄影占，僞跋悉釐改。好溪堰旁山椿篠所聚，請於朝禁席勢冒佃者，貴人不悅，提刑以爲慢已。御史亦妄疏自朝議大夫貶二秩。罷公既休，局小室繆篆，郁芬竟日，却坐客至，請入莊語而已。慶元二年七月二日卒，年七十一。其明年七月八日葬，膺符鄉瞿嶼乾山孫氏封宜人。後三年卒，男五。二早夭，伯輿從政郎邵武縣丞亦已卒，叔輿承直郎新岳陽軍節推季輿迪功郎婺州司戶孫男十一人，女八。

人。公仕不希名譽，誠意爲民。海鹽興國大兵後，不陞降物。力公始行之數，爲上言百姓困悴可哀，果闔大軍錢比他郡獨重。峽州茶租均之客戶，興國馬料口敷於五等，衡袁歲取麴引，贛吉日較贓罰，江東白收板帳，湖南倍折冬苗，夏絹和買已非正賦，復有軍衣和買糯米科折止爲省務，復有覆紐價錢若此類聞一知十，窮民何以堪命。今大吏無不言州縣窘迫以咻公上，以臣所見誠有窘迫之縣，曾無窘迫之州。占吝公事視同已物，狼心不厭矣。雖與數州窘固在也。臣欲釋朝士曉暢民事者，先於一路考財賦所從孰經常孰橫斂某創支某定例何爲而有餘何爲而不足，使遡源陷失者稽其違沿流費耗者訂其失，抑配白著虐取諸民者一切論奏蠲除之富哉。言乎太史公所謂可著廊廟者也。聽公之言行公之諫，則膏澤烏有不下於民。

者哉。初河南郭忠孝子雍，遜居長陽山，公將出峽來見於  
白羊，極言天人性命。郭君曰：天命之謂性，非天命則不謂  
性也。率此斯謂道也。修此斯謂教也。公又問：雍得於兼山  
最要者，郭君曰：所得在良。良者，限也。限立而內外不越，天  
之命我限之內也，不可出人欲限之外也，不可入也。或爲  
著白羊問答行於世，然則公之所存可知矣。夫良有止而  
無限，居不獲之地，立無與之時，其止命也，豈有欲於其間  
哉？苟虞其未至於無欲也，而限以止焉，則或可矣。而非止  
之正也。余聞古之用人，勝流一也，平進二也，科目三也。干  
澤四也。勝流者有所激發以厲其節，平進者無所附離而  
行其志，故世莫能好而科目以券內必取，干澤以鑿空速  
化，雖左雄山濤復生，不與易也。嗚呼！蔣公終老不伸，又奚  
怪焉？叔輿又言：自韓侂胄用黨論起，士大夫或去或逐，公

始欲謝事，及趙公汝愚死，公痛其冤，因驟感疾不起。噫，是  
增異矣。無彙征之利，而有朋亡之憂，何耶？豈其好惡取捨  
一斷以義而不以己參之耶？銘曰：  
論其影，其影甚可以感於人心，亦克以易語傳  
其意中自成章法  
西華隱者巢許之流，其孫以之以銘斯上。

高令人墓誌銘

蒙城高氏六歲，父爲京山尉，能助其母思父，輒涕泣。父歸  
乃已。從知象山縣，父思慮所不及，必左右之。爲余妻賃舍  
甚貧，閉一閒，終日不聞聲，親饌粥，十餘盤，魚肉鮭菜，畧  
具。人或以爲難，官視祿上下月儲，以奉舅次伯叔羣，從無  
餘所食者。太湖蔥城東菘芥，爾服飾進止，常儼然。見者皆  
尙其華整，不知其敝。故洗刷而然也。晚歲三子始育，始有  
宅居，稍墾田，不市糶，然自處一如其初。蓋其剛簡無欲，余  
所憚其靜密，有智余所服，其多能而易解，緩急中程識事。



本末大抵余所資以爲家也嘉定四年十二月初十日年  
五十二卒五年三月二十日葬開元觀後山余觀自古特  
立獨行之士無所復望於世而旅泊其身以苟免者固已  
衆矣是不足悲也然而豈亦不有夫順親和戚之屬而爲  
之託焉今余非敢謂特立而獨行也然既老而休且病且  
衰旦暮且盡而高氏迫不余待遂棄余以是使余無順親  
和戚而爲之託也是亦不足悲乎銘曰  
千世之遠兮百年之長天寬而地闊兮此爲何祥

○葉君宗儒墓誌銘

泗然清逸

君葉氏名士寧字宗儒自上世居樂清東鄉傳序甚遠最  
爲舊姓父良臣有塵外趣雖在田野而散朗簡遠言不及  
利對之泊如也君寬中少思習見其父能賤糶薄責休病  
哀死昏夜救村落之急一皆遵行又稍推廣之人以爲恩

已及從王公詹事游王公云此吾暮子立朝行事多以告  
之負氣落落既不自降屈曰安能長爲舉人而有百年之  
宅千歲之田前臨清流旁接高阜亭院深蕪竟日寂寂故  
人邑子常候門下行路惟聞棋聲出空虛山遨谷嬉意到  
不擇每樵歌夜動權謳早發水邊林表往往觀墜杯遺屐  
焉然則不吝其力之所及德施於人而身忘其憂足以稱  
善人矣夫余十六七識君時君亦尙少言論英發是是非  
非不肯假借余頗傾下之因思仲長統語甚羨君所爲而  
君言吾寡兄弟子同姓宜爲宗余謝不敢當然內嘉其意  
自是不相聞嘉定三年君養疾州南始復見之鬢毛雪白  
追記昔日相與把手絕歎蓋年六十六矣遂以九月丁亥  
卒里人爲燃指祭祠既死皆出涕四年十二月甲申附於  
父墓娶周氏一子曰賓三孫曰晉曰魯將葬賓垂泣

曰始先人有言儻在今日敢以請昔孔子遇舊館之喪而哭之哀脫驂而賻之門人譏其已重而孔子辭焉曰余惡夫涕之無從也嗟夫銘不愈重於脫驂乎余與君之偕少也遇諸塗之罔也託余宗之厚也去之五十年而不忘也是皆無從之類也聖人猶行之而況於學者乎故爲銘曰鴻冥冥芙蓉之上鷺振振黃塘之下有揭其藏示來者

李仲舉墓誌銘

凌折深正

李伯鈞字仲舉相溪人由永嘉汎枝港盡汐而至柘溪則別爲聚區風氣言語殊異其中洲四絕水陂匯深緩草樹多細色敞爽宜遠望舊名蒼墩溪之溫厚處也其十世曰岑號蒼墩先生父曰嵩分寧縣尉仲舉甫十餘族里有大事已能相可否老人咸異此兒及長足智恢達以義理勝血氣倥忽難理雍容應會迷謬不決歛疾赴機而又外文

內質章采粲錯輕重襄序主於敬共粹與之遇無不心暢神懌謂其對大賓入清廟矣問其方自溪谷出尤駭莫測也鄭景望薛士隆引爲親友曰不幸而仲舉於世之味薄斯人者豈以章句限之所謂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得官調監慈溪酒恥之曰吾何忍誘饑民捨其糠覈而遁於醜糟耶謝不起蓋仲舉之業成矣而年不究踰四十而卒有子曰源字深之材藝德器如其父而居身益莊與人益畏隩室煩暑常整飾不惰廣庭狎聚揀語無慢情廬舍用器皆有常度不醉飽於物曰吾父祖乃爾吾何以堪之有疇渴疾未嘗離書曰吾師也疾憊惟燒香曰吾友也始仲舉使余與深之游余甚幼而能記仲舉言行象其風裁至今想見之深之少余二歲余從童子戲深之儼然端默余慙爲棄戲斂衽余謀於四方間一歸而見深之寡言笑康色

如故余病且老不出戶故友影絕問深之則曰死久矣其子義方實來則喪除矣悲夫仲舉父子積五六十年家行修本學明固將施之而固止之耶豈天之不相道歟文王曰譽髦斯士成王曰烝我髦士髦士非科舉所謂士也譽之所不加烝之所不及科舉蔽之也以科舉論天下士失士甚矣然則非天也深之卒於嘉定五年年五十九三子義方長也曰義問義崇爲弟後女一人嘉定五年十一月辛酉義方改葬仲舉於先墓後而深之從焉銘曰所謂伊人山高谷深鶴哺於庭猿乳於林怨耶非耶而有斯吟

朝請大夫主管冲佑觀煥章侍郎陳公墓誌銘

思誠名景思姓陳氏信州弋陽人用祖丞相文正公恩補承奉郎監平江府糧料院光宗初卽位詔天下言事思誠

甫踰冠上十事多一時要切授淮東總領所幹辦事光宗不豫定省禮闕百官更諫思誠亦引李唐山人語極論任職廉善總領薦其材與籍田令遷太府寺主簿序本寺丞遷宗正丞兼金部郎謁告視兄疾於當塗兄卒不忍復朝乞知衢州未至除將作少監兼尙右郎刪修勅令就爲監除直祕閣兩浙轉運判官陞副使故事運司雖名察兩路其實內不過應辦宮禁外往來部舟護虜使客而已及思誠所至則延問窮民遮道詞牒皆灼見度隱予奪中情百姓駭歎云前此未嘗也爲杭學築門設戟儀比他州置錢塘左選監渡謹視重載覆溺者管內受輸多取者預催者催已倚閣者皆禁訴水旱而過限勿禁也民所願得輒來請思誠必議所以推行之皆曰方知有運使矣內引奏事言鎮江府折羅虛額當罷紹興府和買額重當減夫國之

此敗亡之道今日言夷務當  
以為戒然竟不講而忘敵則其  
危又有甚焉今日之術不知其  
情即未得解可歎也

根本在州縣州縣根本在民欲裕民力當寬州縣今猥云  
裕民而急州縣若星火視其做壞如髦蠻此誨使病民爾  
非裕之也思誠美儀觀音吐融暢上固聳聽因問其家世  
思誠奏大父康伯相高宗值逆亮送死竭臣子力賴累聖  
威靈幸而破虜臨內禪特詔定策自請退休得守鄉社都  
人稱贊曰所謂衣錦畫行者也上益喜書歸錦堂三字賜  
之尋又賜服三品內出金帶合繫又進直煥章閣遷太府  
卿兼夏官侍郎時開禧元年二月也初用事者專國久規  
釣奇功威服內外術不素講而先事挑敵在廷不獲聞思  
誠聞而未察也一日集侍從官議虜移文變色叱咤曰國  
恥未報也彼乃以近事責我盍遂正名乎眾相顧皇恐對  
不堅決思誠曰昔孝宗慮此久矣遲回二十餘年終不敢  
發懼發不勝則安危存亡之所從分也今財窘兵窮貪將

股剝外約難信內心弗齊且辛巳之役只勞師一項傾倒  
經費遺患至今征伐重事也後不可悔悔而復和恥益甚  
爾何報之有用事者與思誠親冀其助己至是大怒亟命  
提舉玉局觀明年兵四出月餘已潰散畧皆如所言知鎮  
江府固辭移江西運副歲荒流殍係路而官糴至四十萬  
甚急思誠通借有無命州縣無敢遏糴喻寺觀憩徙者死  
為瘞藏發椿管舊積見納令住輸飢民賴以活而官糴亦  
告備市人時其出設薌華敬禮之既而虜再求盟用事者  
以罪死思誠前議雖戶曉猶坐親嫌例罷二年得沖佑觀  
起有日矣先時豫章火思誠親救撲因感寒疾時作時止  
遂劇以嘉定三年五月二日卒年四十三上惜之命復直  
煥章閣致仕四年十一月八日殯鉛山縣仁義鄉楊原夫  
人湯氏封宜人子曰橐曰梁皆將仕郎思誠競朗通達而

以門閥自畏問學師友出於嗜欲余客錢塘不擇晨暮過  
疑難填臆至其舍論辨從橫僮御必盱食而返爲僚於徐  
夜失眠者再三矣朱公之在建安接續續簡無曠時遠質  
方聞遍扣尊老不以寒峻爲間也攻僞旣日峻士重足不  
自保浮薄者以時論相恐喝思誠每爲所親正說不忌與  
朱公書具言其無他公答曰其然其然韓丈於我本無怨  
惡我於韓丈亦何嫌猜乎所親見之意大折道學不遂廢  
思誠力爲多邊事將作思誠諗故余告以立說有先後定  
計有始末無誤也思誠復言虜衰有徵矣余又告以魚爛  
瓦解其實未見今外弱而形飢非也思誠悟曰決矣先生  
當知我爲不預人事者未幾果以議不合去嗟夫廣學而  
壹好如思誠之厚其本鮮矣至於以民爲貴而聚其所欲  
以去爲輕而行其所知則又今世之難能焉使稔於歲以

按宋史陳康伯信安節  
爲康伯次子

究其成殆庶幾哉始湖北提舉直祕閣名安節長子曰景  
參字守約次卽思誠母福國太夫人韓氏賢而早寡課二  
子釋紈綺飽疏稗勤苦惜日故皆有名譽登進同時華寵  
矣不十年相繼殞落福國安命委數無甚過之哀獨計曰  
吾兒未有銘使梁來請嗚呼思誠萬鍾養其母順道也今  
拽石寘冢問奈何累老人耶銘曰

美口紹隆名相孫中興十事八九存驥稱其德揚和鑾玉  
以受治成瓊璠擔簦問俗裘絮溫奮袂決策風霆奔亦旣  
上升拱帝尊胡乃下斥游楊原天不與年人道昏母悲子  
啼記斯文

百六年前錄此兩軍連日寒極雪霰下朱  
學可陳始同手也後遂口紅蓮也



